



勉菴集  
八

共二十三

~ 16  
2374  
8



和  
號 2374  
卷 23-8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目錄

書

上伯從兄 十五

與從弟九玉 鼎鉉〇八

與長子永祚 二十三

與次子永學永福 八

與季子永福

與從姪永稷 二

與從姪永島 七

答再從孫中楨



與族弟禹鉉

與族孫萬植

答族孫貞植 二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書

上伯從兄 甲戌三月二十日

邦運重熙 元良誕降此正圍棘以來第一喜消息也而向後動靜未得聞知甚鬱外此說話以訛傳訛不足取證而想像梗槩則真同以水火濟水火何望其民蒙膏澤而發揚 聖君有為之善端耶只自浩歎而已

答伯從兄 甲戌四月十日

時毛下札及家書中略承梗槩笏朴也疏既以孝悌

之道申申陳戎則是謂我以不孝之道導 主上也  
吾君不能猶謂之賊况以不孝之政懲憊於 君上  
者其罪尤當如何正朱夫子所謂輒以篡逆之罪加  
人置人於滅族之地者不幸而近之矣夫言者出於  
口而無窮者也不知何等人又做出何等說話也然  
而居其位而食其祿者未聞有自任擔著極言竭論  
以明 主上之心者人之喪性胡至此極直欲痛哭  
而入地也推此一事可占其他矣

上伯從兄

甲戌五月十三日

晝宵顛祝靡他只父主弟兄問安康寧也其餘則際

此時節秧馬縑車葱湯麥飯等山夏多趣未嘗不使  
人興懷也艱便久阻伏未審近日事復若何判官新  
來叩以世毛混如醉中無可證據只三相尚此在外  
引八云裏面槩可想矣凡朝報頒布者外一切勿舉  
於書中伏望此中訛言甚於齊東極為可怕耳

答伯從兄

甲戌八月一日

來臨之教雖緣至情而千里陸地既云翔見况其去  
來候風遲速緩急不可預料則筋力之逮不逮姑舍  
其為兩邊無限虞憂者又當如何且渠則已以 君  
命至重不可展縮其外如兄主處地豈暫時遠避之

日乎伏望斷置此心以爲未久會同之地千萬幸也  
朴友云云不言可想是以謂之吾邊人知舊之多以  
短處爲言者是責備之論也思伯審如其言則未知  
其穩也凡學者之病多緣不好學而有徑情直行之  
弊此友曾是好學者而有此舉措豈窮理之工未熟  
而然耶伏呵伏呵梁帥有書其所辛勤雖謂之知己  
未爲過也

答伯從兄

甲戌十一月七日

漢學仙緣是豈容易者耶兄主誠欲有意焉則試以  
草野之臣引紙行墨作可惡數三句語則其成此避

逅也無難矣未知如何伏呵伏呵時事大槩伏悉而  
右閣之意若以某件某事爲千萬乖舛而欲諫止焉  
則何不能先事之初防微杜漸以去就爭之而至於  
君上之有過失然後始有云云也此文博學多識不  
讓他人而其緩不及事又如世道無可恃者矣

上伯從兄

乙亥正月一日

今日之論雌黃多端莫可要領而第舉其緊重者則  
不過曰間人骨肉也當初做意苟有一分則南海之  
神亦當罰而殛之久矣焉容假息而到今哉彼邊之  
期欲陷之者固不足言此邊之謂以正論者未必其

剖析於疑信之際而漫然無礙也且屬親親之列者  
何必私親凡戚里及內外勲親不係於執政臺諫者  
皆可云爾則疏末結辭未知其過激且看孟子桃應  
章問答則瞽瞍殺人為臯陶者斷有執之之理而不  
可拘於私情永廢其所受之法也審矣不可曰孟子  
不度其事體之如許而只論其理如此而已也程子  
嘗進言曰使先皇遺骨碎於千斤巨石之下朱子上  
疏曰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  
尤菴之以掌令啓辭也至曰古之士師猶可以執天  
子之父使今人觀之則必渾身俱青奚啻過激而已

然是知有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猛  
著話頭以冀其變動不可務去圭角似說不說如三  
日新婦貌樣及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也伏未知  
如何此亦講論之一端後遞下示焉李某以其詩觀  
之則似不如是之板蕩而何乃如是耶至若毆打自  
來嶺習 仁祖朝柳椽上疏時亦有此舉凡事未有  
無淵源者也封物云云若守伯夷之清豈有人言之  
如是但無緣潰棘籬上漢挈絕頂採食薇蕨奈何奈  
何李弼世能踐言往返兼且評山可知高風厚誼多  
在世外人也新舊使厚眷不可忘也而若使及於民

者有十分實惠則此雖枯死亦將無憾矣伊川所云相國之縑不能遍於寒者真先獲也重菴丈蟄藁之際不賙產業盡屬火神且其平生苦心所在者一并不救云未必其的然而天之厄斯文久矣尤不勝無疆之憂也

答伯從兄 乙亥二月二十日

今月旬內伏承去十二月十六日下翰展讀再三期諭勤懇溢於言表此是一年往復中善議論好義理也但以大賢事功引之於小學童子而欲有分寸躋攀者豈非大不著題乎外人雖黃固不足動吾一髮

而算營點檢自家地步則每每入欲強而天理弱無異以鄒敵楚杯水救車薪真所謂本心難保人欲難除者也是甚可懼可怕耳世毛胎錄一一伏悉而人意之隨時低仰古今一轍不足為怪舊使之與此牧本來臭味不合且其與人抑揚之際所好則贊不容口所否則攻之無餘力到處致敗未必非此病為祟耳

上伯從兄 丙子二月十六日

別懷置之不須達居爾日富伏問氣候萬寧渾節依昨伏慕且慮舍弟南土仙緣未盡登船以後又見羅

州境內廿二島嶼星羅棋布可供一場奇觀只本島一幅三面阻丈山北拱險洋較之濟州真霄壤遷謫之有苦樂亦乘除之理耶伏呵賤舡去留何居宗國事甚可憂也此兒欲留數日發送而須與金吾一行作伴然後可釋慮故不得已割情送之燈下暫草修俟不備達

上伯從兄 丙子六月三日

千里赤地古聞其語何意於躬親見其境界耶已往之生除是浪事行年五十無一善狀徒使父母妻孥得餓死之名有時提念直欲溘然而已然其乃大同

之患謂之何哉而亦豈有如許之理耶以是自辭耳舍第窄屋無風四面山圍納涼亦難雖甚苦悶而若打得過五六十日便可放心耳蛇蝎以旱氣之致可謂絕無僅有是則幸耳

看年錄者湖南人姜睡隱沉曾於壬辰之亂以刑曹卽官督本道糧餉至務安地境猝遇賊舡被擄因入日本拘囚四年乃得脫還其間人物土地甲兵官職等許多可觀者無不備錄因以封事上聞蓋其大意欲因此刷厲爲復讎雪恥計也而伊時任事之臣恬不省念其門人尹童土諸人遂爲之剗削行于世者



也聞其後裔將擬以本集合刊成帙云矣  
向日疏舉之無頭中止雖未知曲折之緣何而事不  
謀始進銳退速適足為局外沮格者口實而重翁之  
又添一口舌未必不由於疏首之徑庭則柳友之始  
終紆鬱辭色不平者誠是發於正者而非過也所謂  
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如我心者豈特古有其事而  
已哉重菴香下詩見領耳此正前書所欲達者而未  
及故漫白耳

答伯從兄 丙子七月三日

船還伏讀五月至六月三日三次下翰細悉其內凡

百許多伏念稍可釋也而只調度告乏未有定計雖  
云所料曷勝煎悶又聞東槎才返凶醜踵至而迎納  
城內待以客禮修好之道安得不然此所謂制倭接  
洋並行不悖者耶世人之以此漢蒙讎謂由二三句  
語之觸忤 聖明者實是假飾粧撰不足取信其根  
別入之輩去首絕尾孤行純坤無陽四字以煽動醞  
釀盱致與張崔二人罪名大相不同矣伏望觀象玩  
變勿示苟苟之意於伺候之輩幸甚幸甚舍弟守窮  
依昨適因轉便暫達

上伯從兄 丙子七月二十日

麥絕已久新穀未升此時水菽之節從何措備而免  
屢空否倒懸之際又逢饑荒苟全性命亦非有數存  
焉者耶木綿亦當掃如婚事迫頭而掛身之物曾無  
毫末預備則將何以為之然儀物可闕而時不可失  
也各有宰相之叔而絲毫尺寸無以及仁愧汗愧汗  
若是真宰相豈如是耶且即家意向或不無親迎之  
意則為女家地者只可和應無異同又當此人數雜  
糠之時修舉久廢之禮似亦是吾家法門之不可已  
者伏望留念焉其儀節雖不可詳而比之俗例亦無  
添費之慮矣

上伯從兄

丙子十月五日

自朴友去後無聊特甚外人為荒年所困一不得見  
調過凡百轉輾至今而蓋島中事勢錢則可能而穀  
則無奈廿餘諸島赤地板蕩初不覓種一也沿浦防  
穀申嚴升米斗穀不得來往二也設有多少間暗地  
糴買而歸者輒為飢民所攘奪不得保存三也以此  
之故即今秋冬之交流丐相半景色可畏有時戲劇  
枯民曰汝等雖如此萬一謫客有闕食之弊則將有  
別般嚴處云厥輩亦皆面唯竊笑而笏於無麵之飢  
何哉只觀下回之如何耳彼醜具去其來必有廟堂

區處行會而寂然無聞豈永無可憂者耶朴也隔在  
火隣病狀可憐且屢聞有渠則無廉不敢先問之云  
而自我更思不必固執以孤其意故去秋夕日送允  
也致問則厥未嘗不欣然動色即為扶杖來見見其  
貌樣則肉脫骨立便同鬼形還為嗟愕因一場破懷  
而其後亦一往見世之好議論者若聞之則亦安知  
不以為慮或一番人更振而陰為後日自全之計也  
云耶此便以後則書幅來往正不容易奈何

答伯從兄丁丑正月十八日

柳友事平地起浪轉輾至此甚是恠事念昔東西之

戰初分為是非中而為邪正末歧為君子小人今此  
議論同是升洋而分離乖激究竟無期則須得廓然  
大公無一毫私意調停保合如栗翁力量然後可得  
妥帖未知士友中擔當責任者或有其人否第以倒  
戈反戟為斷案則當之者不亦冤乎平居無事則不  
見端倪才涉有為則便生層節真所謂內外異觀本  
末殊歸也奈何時事更不須問但往者南漢之事亦  
始於去年而結於此月則推移比倫得無後慮耶兒  
子不得挽留勸其登程而道路景色聞加一層極以  
為慮耳

上伯從兄 丁丑七月二日

全火交節絕域旅懷雖欲理遣而不得春窮雖屬已  
往想必千辛百艱不啻瞿塘灩澦萬若麥又告災則  
殆難成說矣伏未知形止若何柳室類承安過否楊  
加朋友未必不以菰葛一事為右聖存之證據而是  
中也有曲折非中亦有妙理豈容以趨向從違等說  
容易破斷有同黑白薰蕕之不相混也扶觀其辭意  
真可怕而可怪也對舉之書無甚早晚伏望中止伊  
後說話有可聞者下示如何舍弟心界閒適比之昨  
夏稍云得力而但滯潦烘炎殘根弱骨萬難抵敵是

甚伏悶耳此間年事無足可言而陸地則雨暘均調  
禾麻豐穎筭觀來頭之如何耳

上伯從兄 戊寅正月十五日

萬里旅榻年光再更此固天神之所當矜惻而人理  
之所不可堪也未必區區露出兒女子情然後謂之  
說逼真境則多少苦語又何煩稟也第楊根喪計揆  
以年壽及在前兒孫庶或無憾而其他經歷之艱險  
思之一倍痛廓想其襄事不踰春仲一番奔哭似斷  
不可已未知何以為計耶舍弟到處江山無非寓興  
之地而只力量太拙有時憂虞二字闖入心內則必

二三日加淘汰之功然後始見清虛境狀可笑可笑  
時事民情內拂寇賊外侮安危之機未知如何北望  
象魏只切夢想朴俞兩友次第騫騰甚幸一命之官  
無關訐謨只可曰會計當牛年苗豈非善道耶羅拔  
困在繡彈非久當束裝云則官便往來夏沒其道只  
可以邸吏家通平安二字耳

與從弟九玉

鼎鉉。癸酉十二月十八日

賴有狂兄致得一場困境凡在傍觀莫不惴惴果能  
自始至終心恒舒泰死生禍福聽之於天而無所懼  
撓否算離發之日未聞究竟之如何及其道里漸遠

越海而坐則心常一念不可少弛且於夢寐之間吉  
凶相雜覺來兢惕慮無所不到是固人情之自然奈  
何奈何近見暖地猶寒想彼中倍劇謹問靜履珍勝  
閣內俱得平謐侄兒輩亦皆充健否當此歲末柴糧  
想必俱罄遠外焯焯固不足為有無而百尺竿頭處  
心為難須益堅所執不以貧窶毀斥動其中焉則無  
言之天未嘗不降監孔昭有以為後日進就之本未  
知如何從駕海以後即得順風僅三時餘入泊信地  
尚無顯病是可慰耳

與九玉

甲戌十月二十日

月前付答想從近入照矣此歲無多懷緒散亂殆如  
思山之病鶴且念昨年是際事亦同病後之思痛時  
也應亦一般情懷也若爾凡節雖不目擊而其為關  
念何可量哉言之無益也故都闕之德順何以至斯  
境也無論其事端之如許渠亦有老親者情地豈異  
同者耶吾則常以故人情厚不敢疑者存之於心未  
知渠則又以爲如何也古今島即康津縣南百里地  
云耳此中云云自此便以后便無可渡之風則勢將  
待開歲通信耳

答九玉 丁丑三月四日

歲前後兩度珍幅長笈入眼深庸慰浣而只千里瘴  
窟再見春花回首田園尤不禁勞心怛怛也此時調  
况如何百尺竿頭進就一步此晦翁語也吾輩雖不  
可能亦豈容一刻忘此心耶本俸念其事勢雖云巨  
局上供下酬實無毫末餘力可波及於等閒人者而  
拔例存念至此辛勤宜乎大家餘範非流俗可企及  
也釋禎又忝仕籍云甚幸

答九玉 庚子八月十七日

一出門庭萬事顛倒三度忌弛容易闕參回期相約  
無難食言殆是昏妄將死之證亦復奈何洪川原州

堤川略修人事自丹陽踰竹嶺至禮安拜陶山書院  
因訪李氏數三家此去慶州三百三十里也自安東  
直走南下六月初三日到校村都事宗人家故老盡  
為凋零只有叅奉兄弟及其從氏監役父子其近族  
又有辛卯榜文科一人并欣然迎接休憊二日周覽  
文昌侯上書莊讀書堂舊址及西嶽書院貞武公書  
院遺墟浦會等地因以暑痢辛苦十餘日七月望日  
始登程至大丘留數十日今初九日僅得發行昨午  
始得入抵則惠墨留在案上而季兒間果來去云多  
少憂鬱殊庸復然而窳斜窮山誰與寓懷只自浩歎

耳年事兩南大登湖西次之此地則旱乾失農凡屬  
稼穡殆不入眼動不動艱困一也自取去處謂之奈  
何慎友與李尹兩學士其意不啻辛勤而巧值失期  
未遂願言悵不可言臨遞不克究懷

與九王

庚子十一月十七日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惟兩地平安字是無上喜消息  
也冬雨乖宜靜履珍衛大度並何若兒輩讀字勝似  
去年雖云鈍根接續無間斷最是長進度迷曾自春  
消秋專事拋却小學末卷尚未了勤只麼教誨似不  
可如樣悶事客地當寒何事不然而第一柴政不敷

屋勢穹窿冷意一倍於內於外誠難堪過調度似不  
過來正月計料所費乎搬移者以或彼勝於此而百  
事生受無開眼處吾之去就姑未可如何酌定筭待  
新正後更為報去君之經營雖是不得已者而衰境  
徒步恐力不從心奈何奈何

與九玉

辛丑正月十日

三陽回泰添齒之感懷土之戀不可以如何言矣想  
君亦一般心緒也即茲日刻漸舒靜中履用一例珍  
重單內大度均適兒輩並皆勤做節節馳溯從依昨  
樣子而歲末無聊中咸平徐東岡適來相守慰感倍  
常隣比朋舊與霽山礼並平安否昨得忠州洪雅  
書謂穀菴有推捉之厄勸我以隨力周旋未知裏面  
曲折之如何而似是離家人從中作偽甚切關心然  
我有何力可以周旋耶益加浩歎而已

與九玉

辛丑二月七日

老境客鄉歲新而春又仲矣以吾之難堪情緒知君  
之亦一般也未審靜履一例寧穩大度并何以離鄉  
周年精神益耗朝晝所為夕已遺忘隅坐童子亦失  
其名此非久於地上消息良可悶也內行動不動不  
可分離而念其筋力與男子有異未必其無事下來



關心役役實非虛語也華西蘆沙二先生議謚事當  
茲叢中能爾念及亦天意之使然非人力所能而若  
爾公論未必無然差齋未知吾鄉中物議更如何  
行役之計若審其步履可強須於今番伴行亦無寂  
寞之慮而力與心與前判異君我不甚多爭又安可  
料度耶

答九玉

辛丑三月四日

歲改春暮始得平安字甚美道路之遠而遷移之苦  
也備悉靜中履用對序增衛大度依昨慰荷何言兒  
子過限不來望眼欲穿今初一日午後始為入來病

人新到之初精神動止若可向蕪自夫翌日勺水不  
入口僅僅下咽便即嘔吐頽臥漸盡安危不可預占  
都是余之過也奈何奈何兒曹課程漸次長進頗有  
開明底消息否述曾房窳寘撓無人管當知覺與否  
姑捨欲寫欲讀之心比之當初殆不及十之二三良  
貴之來厥父母心事雖云可尚而目前事樣頓無鞭  
策之望良用悶然耳

與長子永祚

癸酉十二月十八日

逆旅相別外若泰然中心蘊結殆不容言見今歲邑  
未遠信息莫憑此際祖父主氣力康健汝慈及乳穉

輩凡屬閣內眷節並皆佳勝否筭發行時汝叔及柳友未見究竟之如何甚庸悶鬱不知為心近日果侍傍讀書否慎勿以我之得罪為懲而怠於用力可也吾入島以後加養善寢無足為慮其間知舊往覆中或有可見者須謄書或舉槩堅密封糊以送可也

與永祚

甲戌二月十日

久不見汝難以為懷且復汝妻及三箇幼穉無日不森在眼中甚矣舐犢之懷也以此之心而知吾父之懸懸於吾也雖然此則私情也吾既不以私情為事親之大節目則汝亦知此意之所在不以辭配之

遲速為念須一意勤課期有實效可也但以緣於離索罕接師友則區區憂慮實不淺歎自茲以往吾之一身仇敵堵立百謗交集孤單蹤跡轉益艱脆不保其無事朴都事餞別時雖在親信之間慎勿出不緊說話接人之際雖在微賤絕勿以驕傲之氣惰慢之容見於色辭可也此非欲取媚於世而然也道理自如是耳

答永祚

甲戌四月十日

夢頻則有信是知書尺往來亦有感應之理而亦恠其今番回遞之如是神速也從知侍讀無頃閣內納

祐慰可知也億曾得室除却一憂矣此兒近日當於  
我家極為有力須善遇之勿示形迹可也士之與農  
相為表裏今人之視野人不啻如草芥者甚可憂也  
五月參祀斷無其望心焉惴惴不能底定錄紙數片  
一一見之耳余閑中看宋書日愧前者浪度淺之為  
見也去月晦間有信便付書封與魚屬少許未知何  
時可去也惟勤讀精索

皇廟疏廳儒生三人寄書存問兼以初度疏本及二  
月十三日傳教同封以送奉讀以還益見大聖  
人盛德卓冠百王之致而亦豈非士林公議之所感

也從此人倫以正天理以明事無足為者矣太平萬  
世雖甚不武試欲頌之也

與永祚

甲戌八月二十七日

舊使便及其他書角並皆入去否時夜漸長政合自  
強未知讀在何書離羣索居雖甚可惜隨時應接亦  
或一道要使此心常常照管勿使走作則亦為讀書  
之一助也此中入秋來以昨冬眼疾樣多般辛苦尚  
未快瘳苦哉苦哉

答永祚

甲戌十月二十日

阻至此久不勝紆苑三餘課業奚啻繁重而似未得

親師就友以進知見則其爲狼狽不可說也因汝之不實而吾有少益則可謂利害半之而此亦飭無強輔兀然孤居只見其退未見其進則豈但細故而已哉嘗驗之一日之間此心接續則凡讀字與接應略有頭緒而不亂少焉間斷而雜之以千思百慮則視聽動作都無下落是所謂不誠無物古之聖人惓惓以存心敬謹等字反覆申申俾爲基本者良有以也而少壯不勉老大悔悟徒有扞格不勝之弊而無益於事者有如是矣豈不可悶也哉須以此類類照管而懲創毋曰夫子未出於正則可有其效矣吾舌耕

之餘草草看過者只疏劄書札卷四十餘弓而回顧其中頓無浸灌之益可愧可愧

答永祚 甲戌十一月七日

詹雪餐風空室悄然不意此兒涉陸越海袖致問字且道其書外之未盡者其喜何可量也具悉其來諸節平穩而第汝慈眼病聞不尋常極可慮也滿紙縷縷橫說豎說俱有意思是而進進不已則稍期可望也諒過凡百不沾雨露之澤久矣容有外於天地而可以生活者哉笏父主情地餘景無多攝養之節甚切悶迫須於寢食之際十分看飭寒則欲其溫鹿

則欲其精務得怡愉以慰吾心如何雖云末節捨此則無致誠處矣言之至此自不覺有淚漣如耳洪友島中疏云云未必知時義之如何而此又有古事昔張魏公在謫累疏進言我東宋先生之耽羅發行時及被拿出陸後亦有封章由是觀之則苟在可言不可以時論之謂渠以罪人何敢偃然進疏而有所前却也曰可者也有意思曰不可者也有意思則不可之間想必有恰當道理而若自大谷漢浦斷然謂不可已云則此當有經營計耳此是汝書所及者故茲以尾陳須稟於家內祖父兄及其餘師友更以見

示可也倘嫌間親之說而爲分疏乞憐之計則未知其可也嶺友多有來訪者云莫是過分者耶來人臨行心亂只此

答永祚

乙亥二月二十一日

綾州便及十一月十三日手字並見之今月旬前又得臘十七日付札喜悉伊時省率依昔慰如之何只新年消息到今寂然不勝紆悶入來相見云云雖甚沒覺此豈萌於心而登諸口者哉當此之日汝之擔負奚啻關重離七旬朝暮之老人而欲見天涯無恙之少年其輕重緩急又何如也只三年離索昔者寸

進未免尺退遠外歎惜不可言也惟除却客念一意孜孜以慰此望可也孟子已了勘否大谷粟里各處書及臺臣儒生疏本皆依到見之而算其四道儒生疏決非俗手所作但插入賤臣名字益觸時忌則恐其不思之甚也且想今日文象必不但已攻之者固是藥石稱之者未必有誠心或有言及者只嘗一并答之曰吾爺素有風疾殆難醫治云者可也德曾問已入去否千里長程馬瘠人病極其易事念不忘也吾視前而已

與永祚 丙子二月十六日

兩作千里之別雖緣自作亦豈無去留情懷耶但利義苦樂本不同立慎勿發悲愁語寂却老人心懷及婦女腦曲應對定省之餘精思力讀勿負好光陰可也吾發程第十六日無挽渡海是亦天恩攸暨也地僻人稀與世相阻當以挾書入澗剝學粥飯僧樣為計耳道謙上去之日或勸以作伴同行慎勿生意可也水路則近於濟州而其危倍之決非外人所可犯也眩作只此

與永祚 丙子三月一日

相見已久戀憶未已吾則上違侍側下睽家衆作此

遠行豈人情所願誠以萬事自有天定決不容人偽  
且緣私已之好惡外物之毀譽爲取舍從違之計則  
爲善之路殆亦絕矣由是言之則亦何足嗟勞爲哉  
近讀何丹略緣冗雜想不得一意鑽研是可憂也此  
中無他可說只閉門習靜粗可收斂而扞格不勝甚  
可悔也書有來往異於他地其去其來未知經幾人  
手中則十分可信便外朋友中書札並置之以防滲  
漏之弊似好耳紙政如金皮紙簡三十幅裹送望耳

答永祚

丙子閏五月十四日

近十旬不得信幾乎成病際茲三度手字次第入眼

其喜何可言始悉伊間動靜及家內調過之節笏龍  
溪作海西之行無乘隙浸灌之望爲之悶然豈其行  
爲作夏計而然耶抑別有尋遊之事而然耶疏事事  
已尾辭何必更躡危機而取困辱哉儒賢語默決非  
後生所可開喙惟當反躬體認以驗吾心之安否而  
已日來讀履又如何若干冗雜似甚害工矣而隨處  
提撕逐物省察無非著工處耳吾寢食依樣而近日  
道謙入來相守着閱極慰旅酸而前此來客亦至十  
許人雖鮮可師要之皆是有風力不草草者耳儒疏  
之待開館更舉云者恐甚無謂豈修信與設館有判

然異同者耶只爲一邊主論者口實而又使重菴得  
一層謗言是爲可惜通信使似是厥賊所請而一邊  
思之則又必首揆及別入侍輩欲堅其邪論做成此  
計其心可怕而其跡甚難測矣

答永祚

丙子六月三日

意中書字尚可驚倒况茲千萬夢表者乎具知伊來  
侍况無頃諸節及釋兒輩并得依去甚可慰耳早毒  
此甚是即天厭之秋也奈何惟不動於騷撓安意待  
盡猶勝於遑遑勞攘也然此是不得已之言豈奉老  
挈幼者所可發口頭乎只自浩歎耳吾幸免大故只

統計一日惺惺無幾時惟晝不臥困不寢頗得力耳

與永祚

丁丑八月三日

多少不須問但欲知大度平寧耳讀工未至廢弛否  
小小冗幹自不無妨礙之端而此亦日用間不可已  
者要在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吾三次浮海幸無大頓  
蓋非故欲爲此行主人勢旣如許比鄰亦無暫時  
借寓處且其爲歟頑梗之輩難以道理責遂拂袖入  
來而第一自茲以往糊口一款可以釋慮且與無事  
而食飲有間焉世事之難測者有如是耳

答永祚

丙寅正月十五日



冬課似不浪遊甚慰而但此經若非多讀遍數爛熟  
上口則未易得力須益加溫繹不至遺忘是所望耳  
吾深入之趣無他可說只因諸事請益一番涉獵過  
語孟集註塾篇一帙未必無一分之助耳時事轉見  
漸不可說何望其猝然變動也只所望者皓天之誓  
復耳設令枯殞海上不見天日所執之義自以為無  
愧神明又何足為欣戚也過去之節萬一島中魚農  
見敗則諸般兒童未必無解散之慮苟如是則又當  
有別般區處然後可以安頓只可觀勢為之耳動不  
動只一个身而已苟無大病則何足關慮也來見之

計為託此兒力勸其中止須依吾之指揮然後於謫  
於家俱為穩便深量之可也本俸避御史走京云則  
便是已遞之官故家風色極為可惜此後書封又當  
以郵吏便往來而不爾則牟納實數兩便甚是簡易  
何必以付信為事而徒勞步屨於城闔也哉目今切  
務只着字力稽勿與世客干涉十分穩便須不得已  
外不作一步之行千萬望耳黑荏荏瘴濕不為無助  
如有可朮之道隨所得付於稅船回便望也

與永祚 庚寅八月三十日

日間諸百何如吾行信宿松山到牛耳其翌妄計自

雲絕頂日勢不及半途而廢再昨抵門外借宿民戶  
迎哭 廠衛軍卒外儀仗文物並舊日所見而別無  
異類雜在其中稍可慰耳驪行只待金英順回歸而  
或云 返魂之役在明日云爾則行期差退似違所  
料甚悶甚悶順洪亦當待馬至使之下去耳

與永祚

辛丑四月三日

出門已十二日矣其間諸般憂患快得乾淨兒曹亦  
並善在否吾行到樓村一宿叙懷且聞淵齋丈臨陂  
之行方在今月十五日云則其在從前約信之地無  
辭可托諾以赴期趨程因自舟洞轉至保寧藍浦再

昨到舒川金上舍家與竹軒老人朝夕周旋又逢明  
菴申友為姑遲數日以爲同行之計則勢不容拔來  
報徃徒費勞攘而第其關念于中者九至與文仲伯  
賢一來先聲似不無來待之慮而事機如是須以此  
意詳細道達拖到念間甚好吳鄭三友亦有作伴之  
意而資斧告乏不得已先發所託文字使之姑待來  
日而遠地艱苦還覺難安耳

與永祚

壬寅四月二十七日

離家已數日諸節更何如述曾輩誦讀不可不頻頻  
照管幸須加意也吾今廿五日間關到此為諸友所

率不得已畱遲一日今將發行向前勢當趁晦初可到信地文字事宋閣丈謂筆研之役久已拋却不容強稟遂託於洲翁念其叙述長短似無異同矣

與永祚 壬寅五月十三日

乾支洞轎夫之回付數字信音即為入照未吾轉輾歷咸陽山清丹城晉州昨日始到信地而中間所到處每為士友所牽引進退遲速不克自由重為艾山溪南二友或前進見邀或中路留待屬意鄭重不可悻悻自遂則前頭行止亦不可指日預度勢將逆推二百餘里周覽海印雙溪而歸而三伏在前觸冒跋

涉極為難安不得已待涼生動作計料彼此壹鬱雖難支遣事勢自爾奈何入新安刊所則松沙已載板啓程未幾有攜貳之論出自同黨我亦以神道碑文犯手之故亦有致書問質者其意蓋顯戴先賢以為非後生所可開喙犯不韙之罪云則其勢似不容一場閑說話而止亦是自取之謗只當略略修答計耳

與永祚 壬寅六月七日

在河東付數字於轉遞矣或無浮沉而入去否側聞畿甸旱騷太甚見在物情甚於昨年云近處農形竟作何樣而故鄉消息亦有得聞之道耶餘外細瑣徒

亂人意不須架疊耳吾以既為此行力疾登頭流之  
巔涉紅流之洞宿願粗伸而困憊則十分到極觸處  
頽卧不省人事自取之地謂之奈何擬以初庚前前  
進雙溪過了蒸炎計料處暑前後當料理歸程或有  
完營信遞寄付信字可也從行者南海宗人行源晉  
州少年德化黃山慎敬之尚今不離耳

與永祚

甲辰八月二十一日

吾病中路頻復血點後重尚此困苦而安下信地臥  
起飲啄自然如意勢將次第向安須勿掛慮也敬立  
上去後似當作伴同為發程而所謂缺道見甚駭然  
千金之軀曷可斯須奠接於匪據之地耶幸加慎焉  
下去後須即移置書案什物於吾所居房室因為逐  
日點火使免空虛之歎述曾冬讀不可放過雖甚無  
隙大加照管無或暴棄千萬望耳

與永祚

乙巳五月六日

去後無聞紆鬱何言 東陵就直知與僚友有相約  
者存似不免一次持被而自茲以後則能判一刀兩  
段之義否不然則鷄肋之戀毫髮無益於立身田地  
而逆耳之論則吾自當之得非難堪者耶且吾之處  
地押還以後不可無一語自引而在子侄收拾末梢

之地尚此寂然者大非其宜舜命若上來則好矣設  
或未然不日內就前者擬疏修潤以呈乃是斷不可  
已者既已如是則亦以使已不用而又使其子弟為  
政乃賤丈夫龍斷之術亦許其即地免官之意且下  
說去似甚得宜須十分留意勿為泛忽千萬可也吳  
友夢外見顧其意非只為寒暄一事而已亦將有多  
少忠告而然此世交道豈求之而可得者哉尹李二  
令想於逢場亦有常談死法之可警耳者其餘會心  
知友之所嘗往來者亦皆平善抱川信息及雲善諸  
節并若何云耶

與永祚

丙午八月三日

昨月十三日二人聯署略言入海後展接節次及初  
九日出書見領之由矣或者不浮沉否顧轉間秋已  
緊矣未認其間大小家眷連得佳勝這這戀結老弱  
尤切耳軍部請願未必其許否如何而設或如意殊  
域行李之艱比濟州黑山不啻霄壤則只以衣件付  
商務所使之遞來不須費力經營十分似好耳此中  
調度依分打過只板屋踈曠食飲寒冷中氣虛乏咳  
喘加症雖難堪任而所幸腸腑無頓惟是之特耳欲  
言者萬端而神眩止此

與永祚

丙午九月三日

昨月初三日付平安字在錫洞十三日得九日出舜命答書知七月廿一日以前大度無事之消息及年形均登之報稍可為慰而向後形止及見書息白漠然無聞問鬱何可言即茲秋涼已深貞夫人宿症無或添加庇下諸百並何如萬里涯甬多少細瑣不須言只無故二字乃彼此之望也吾依昨樣子與先八九人同居一館寢食笑談頗不寂寞三時療飢重禱安眠是可謂不幸之幸也耶計以日子則想迨此時入闈矣 大內問安依舊安帖蔗里大小家並得佳

勝十九日婚事如期順成而于歸亦趁即云耶其書謂仲兒似作此中之行云此殆不量之甚也設有云云須亟加禁止又以汝之情勢言之其意則無恠而一則請願之未必得印可也二則時勢之未保其寧靜也觀勢為之已有林令之家書而設或注書上來固要同行必爛商更為退步可也

答永祚

丙午九月二十二日

十日十六日書次第八眼備知下陸與入城節拍大槩為慰何言十七八日間似當還家其間老人無顯症大小家眷及兒女輩並善在秋事既同或可為幸

歲之資否吾狀依昨不須關心神眩而止

與次子永學永福 庚子七月十二日

一出門庭居然為三箇朔矣以我之憂鬱難堪知家人之同一般情緒未認其間省况何如大小家春節並皆全安小宅二老人及管下兒輩幸免憂慮汝兄如期上來而新接凡節漸就定頓汝慈治行何以為之節節馳戀耳吾由東峽至堤川以筋力之可堪狂症猝發踰竹嶺歷新安拜陶山書院因直前南下去六月初三日至慶州初意留四五日更尋前程至陝川等地過三庚進發計矣因為僉宗所挽引兼以蒸

熱難可生意居然為四十日光陰平生故國之願雖云了債一年一次父母忌祀惘然若忘心焉負罪已無可言外人唾罵亦當何如圻湖雨澤頓沒可詳憑於沉傳則未免赤地云大命近止謂之奈何轎夫意者中路觀勢還送計矣事不如意始終周旋拖至今日而第一厥家妻孥外無可仗朝夕契活斷沒其策麥事周給或如發程時所託耶如或不然則須別樣周旋以免困境似可耳上舍平安云耶遠紙未暇別言只此

與永學永福 庚子八月十七日

吾去七月十五日離自慶州十八日到大丘又為各處族人所挽引周行數十日今初九日始發行始意歷陝川晉州等地趁九十月間回還計矣李少年病頃多端不耐家思日三督迫則勢不可中路先送遂直前第八日始入抵定山新寓則兒曹幸無顯頓舊盡而新未登調度似甚艱辛任室阻餘相面雖甚多幸而又嬰近日輪瘡氣貌瘦削太甚亦覺悶然耳從聞其間汝慈及諸百能皆捱過年形以嶺外流傳大段悚懼次次憑聞則亦不至大段狼狽云甚幸耳在慶州時付字於雲善家矣或者入去未涼意漸迫凡

屬衣服學不下來須於達俊便一一照檢緊束以來可也

與永學永福 庚子十月十五日

紆鬱餘暫叙喜可知也而別後懷惡殊不能堪未知伊日抵何止宿而又能鱗次趨程趁時祀入去汝慈及諸節并得無事再貴病證死生何居遠莫致身只切空念凡事謹慎無得放心每有疑難便稟質長老而行庶幾寡過餘外接應一從厚意幸十分著念也

與永學永福 辛丑正月十日

瞥然之頃歲已新矣兩地懷惡可且勿言即茲日來



汝慈氣力能依舊樣其餘諸節及穉兒輩并無頓大小家外舜教舜一暨洞內各人皆安過否幸為致意此中依昨而任室所崇幸離却卜順則乍却旋發井曰之役見甚悶然遠近賓友無虛日而雖一番接待末由如意徒切赧然耳道路稍乾汝兄當發行而好箇光陰浪費道路有何意思湏從速團聚然後可成展脚眠矣青松尹友見過燈下暫草

與永學永福 辛丑四月二十六日

小宅喪事痛哭痛哭夫復何言汝等既遠父母又失汝叔彞情所冀能無兢凜而惕然者乎幸須益加謹慎動止言為一如汝叔在世時可也不然而自行自止無所忌憚則殊非願聞耳

與永學 癸卯十一月

舍役了當至此誠是意慮之外也一時用力百世之計惟先義而後利為善而去惡十字乃日夕著在心胸而不可忘者慎之慎之養子不教父之罪良貴近日之課能免浪度耶此中汝慈長年床第死可容易而生意漠然雖是例事而只空地蹤跡事多關心只自悶然而已

答永學 乙巳七月十日

汝兄便書見之居然秋生未認一室無事良貴兄弟  
能不間斷善課乳兒無諸頓否麥艱此政其時何以  
推過兩陽調均豐占大同此可慰也此中汝慈奄奄  
若不保朝夕而迄今延喘亦一恠事吾入夏以來一  
病才退雜症交作不可支吾欲言則不新奇忍之則  
死可戢而此則真不可堪奈何公州井邑泰仁等處  
三四少年及山石相守結夏頗不寂寞而各以水土  
不服鮮有惺惺者是可悶也

答永學

丙午九月六日

入來同周旋之意誠有其道則不待汝言而吾亦固

所願此地則不然非特囚禁中矩律甚嚴額外人酬  
接便若豺虎之耽視此可以暫時生意者耶汝兄與  
具上舍當詳說矣

與季子永福

甲辰十月二十二日

前此累度書一一入眼病席斃斃雖不能答幸莫甚  
焉未知間來渾節更如何須夙寤晨興照管家務提  
醒述曾無或浪度可也吾棲屑道路未蒙遞職之  
恩諒勢當經冬後待日氣和暢可料理歸程勿慮做  
去是望耳

與從姪永稷

庚子十一月十七日

賦別八朔不克修一字懶病所致心非泛忽我固然  
矣君亦效頰而為之者歟即惟寒節侍履佳勝諸度  
均依猥多家口年形不敷食少事煩非今斯今而何  
以打過非但此也宗契出納也影堂條也善與不善  
並擔在君之一身不亦重乎幸隨事盡分有光吾輩  
也此中事樣想已入聞而平地分濶亦老境一風霜  
耳

與永稷永壽

辛丑四月二十六日

余十九日還自內浦路中途元雅先問其由菴里與  
否乃傳千萬夢外之凶報老而不死謂之賤實為我

準備語也即地理程以翌日到家廟前一痛天地茫  
茫諸般談話可且置之旅店罔措之形舉室不虞之  
痛森在眼前人非木石何以為心固不以目擊與否  
而有異同也歲月之備事勢所牽想無前定只得如  
茅纏紙裹者不幸近之孝子至情倘復如何只以孝  
傷孝君子所戒幸節哀順變務持大體是遠外區區  
之望也塋事一款吾意則藁殯過夏待秋卒襄於人  
子情地外邊耳目似甚得宜且以山地言之外論雖  
有云云而未必其十分無欠並切痛心耳兒子當即  
地發程而臃腫未完不克如意今茲云發未知其無

事往還耳

與從姪永島

庚子十月二十日

分多會少何時不然而殊鄉撞著別懷倍惡老去心弱推可知也伊時謂以今旬前回程未知能無進退否聞鄉農比前半減數多口食何以捱過吾依劣而上下瘡病逐日替卧開爨無期苦哉苦哉其間希堂率其知舊門人八九員來訪做一宵團圓聽言攷行依然有蘓湖之風切庸健美毅菴事傳說多歧難可準信而要之似是不安舊居頗有棲遑之慮聞來傷痛幸詳示及時毛以結價及剃髮事間里訛言多有

入聞之不一或有何苗脉而然耶

答永島

庚子十月二十七日

示諭係是往事而既知如此是病則不如此便是藥君非不知此箇事面而不幸為人惹引變却素履者雖若可憾將來事變又不知有何層節須倍百謹慎俾無獲罪於父師之教聖賢之門千萬望也此日何日將恐將懼惟君與我君之失著即我之失著孤單門戶得非兢懍處耶毅菴事誠若所聞豈天意驅歸故國用就未卒之業使吾黨有依賴之地也耶動不動幸莫甚焉星州答書前此吾之大意槩以為無吾

先師工程者吾先師不出無尊先丈工程者尊先丈  
不出後之人只當究見兩邊務極精當不可以倉卒  
筆端遽謂之脗合無間云矣今其來書似若不詳其  
意遽謂之一體同歸而欲爲信徵則誠非細故幸以  
此意措辭作答不須苟爲唯諾如遜志所爲者至若  
年前上疏謂之以專攻上身而媚世取容云者似是  
一邊餘論流傳遠近而致之者不足深辨其中四條  
疑目皆是有意而發者只當據理措辭而未端清陰  
以下云云似是南中家餘風來歷又不足多辨至於  
三峰書堂記只可曰愚不嫻文字此等去處不敢生

意云爾者似甚省事幸加商量而處之李友原書及  
胎紙二張並以付去李尹兩學士屈已過存誠是望  
外幸以遜辭說去修答以送則幸矣并留意也

與永島

庚子十一月二十七日

向以蘆沙墓文書付艾山託其付標其未妥處而要  
之討論潤色槩聽其門下人公共商量而不自我斷  
定者似亦寡過之一道也未知如何

答永島

辛丑八月

叔父幽誌責在後死敢不自力而尚今遷延非只筆  
端之短澁實以懶惰所致早晚草創當對君一討而

聽其刪潤耳二先生議謚事終無發落豈或本孫以  
贈職一款強聒致然耶時事得失何關野岷而自君  
罪蟄一無可聞階梯最是頽頽于心者未死殘喘將  
至容身無地之境則到此地頭將何為計外面時象  
人皆顯言而至其處義之方則并含糊混沌漫不省  
何事憤悶咄咄殆欲氣竭耳年事大無以上天仁愛  
之心降臨下民之迷復則宜其有一番大懲創久矣  
而喘息猶存多少憂慮誠不知稅駕何地也蘆翁碑  
文使艾山松沙二友各付標未安處以來松沙則別  
無攜貳艾山則以頭辭銘語之間有商量摘發刪削

槩多其處要之須面對松沙聽其從違然後始可為  
定本耳

與永島丙午四月十六日

此行始焉不審終必遲緩亦事勢之不得已者至于  
今似不為專然無事究其本末則一動一靜乃是林  
令之周旋吾何所容其計算短疏一款似不可闕却  
日本政府投函亦並時呈露而至於末端著啣獨自  
擔嘗亦甚孤單須以意中四五人同為聯名未為不  
可君意以為如何動不動掃萬事與此去士友同為  
下來悉力勾管然後可免跋扈之歎幸須深諒

答永島 丙午九月三日

月前書入眼知十九日婚媾之期矣不賀之賀何可言蘆翁碑文與他有別余亦當初非不知因舊之無大段妄議而特以自我斷案似涉率爾欲議及其脚下諸友而定本者也幸更往復于松沙艾山得其歸一之論則尤似穩當此則諒處之其外毅菴所託或者生還可有拮据之道而坐此耳目全塞之地不敢生意亦以深諒尹具二友書既不入來則還以送致似好耳

答永島 丙午九月六日

得書知伊來侍奉珍齋棟床加重為慰實深吾外面視瞻強言無病而其實多難言處只可任之而已蘆翁墓文變通吾意亦如之而一邊之虛閑浮謗稍待寢息後徐徐圖之計矣故打至于今非故為執拗而然矣若艾山松沙不謀同然則何幸如之如此整頓甚合事宜此則然矣第一華翁文字須刷用精神構定草本大是不得已之急務也他人所託尚是餘事以此諒之手戰而止

答再從孫中植 辛丑十一月二十日

自我不見歲已周矣丰茸眉目森在眼中何日可忘

也即見手滋爲先排畫屬字大勝吾在家時作之不  
已其效乃如是甚幸惟勿生厭證夙興夜寐矻矻孜  
孜勿負汝祖父至誠教導之意千萬望耳

與族弟禹鉉

壬午八月十五日

虎榜甚壯其所欣幸何可盡道但時事至此呈身極  
艱幸觀變玩象修吾道理得失利病付之天命則未  
必不有異日展布之好消息矣如何如何即惟伊來  
侍奉珍衛閣內並清佳否懸念切切族從困窮瀕死  
之際又當同氣之喪形單影隻頓無推過之望兼以  
兩家老人情事言之哽咽未知稅駕何地福善天道  
其果如是也耶時撓此極未知山中動靜如何切欲  
少避大路以保殘喘而其柀無計何狀

與族孫萬植

丙午八月三日

別懷迄茲惄然未知間來為履安勝庇節並如何此  
中旅瑣多般不須言只以姑免大病為幸家兒以渠  
情理一番往來似甚得宜而第以已往經歷言之則  
此地艱險有若天涯不可容易挽而止之甚好耳

答族孫貞植

乙巳五月十三日

涯甬相望會合實難天借其便數朔過從未論其間  
風色之如何心焉慰滿曷容云爾即奉惠音細悉間



者開侯對序康寧棟床湛樂令愛親事又克順成深  
叶願言族末放心休憊宜可蘇健而百症實難支吾  
室人老病日加一日便同待盡良覺悶然耳

答貞植 丙午九月八日

情話阻闕歲月其久一念焯焯何可已也兒來得書  
知前此勞攘徒費心力反旆以後侍履棟歡連衛令  
胤從昆吾養勤課何慰如之族從事不慮始自取顛  
沛更何怨尤饋酒廢飲之餘如得神丹水土餘症可  
救一分而遠地貽弊徒切難安臨遞數字手戰而止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目錄

雜著

恒陽漫錄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說

以能問於不能說

聰謫顛末

書贈河兼洙 智鎬

書贈崔汝琬

記裴氏先蹟

書贈廉敬儒 在業

尹相濂字說

書贈二曹君 鋤一息承

書贈李升彦 鍾旭

書贈文成汝 炳斗

書贈吳允克 膺勉

文載熙字說

書贈朴舜明 孝植

書贈安理卿 甚變

書贈李昌輅 殷相

書贈金德文 純默

小玉說寄魏啓溫大人

書贈柳春伯 寅爽

以堂說贈鄭學元 經源

書贈全孟應 濟島

書贈全中一 澈元

抱川鄉約誓告文

書贈金秀才商綺

趙泳善字說

蒙泉說與鄭德潤 昌奎

書樵隱許翊震 耕書室

書祭大集 在成 書室

重菴集刊所通告同志文

書贈李復三 圭容

書贈金氏僉少年 金榮鳳 金鍾基 金俊基 金德基 金洪基

書贈高致範 濟萬

書贈文慶春 思澈

書贈車淵淑 祥炫

趙愚植字說

書贈崔仲說 濟學

書贈二宋君 洛英 洛波

書示二吳君 善一 善德

書贈梁少年會準

書贈金康植

書贈白學卿 教寅

書贈尹國斌 厚炳

寄題李農軒 在年 壁上

書贈崔仲直 尙清

書贈安孝元 東述

書贈安秀才斗山

書贈孫瑞珍 在秀

勉菴先生文集

書贐姜少年息秀

書示高清汝石鎮

布告八道士民

回諭延安諸生

張奎變李潤龍尹哲模李載赫  
車大輪李孝植朴奎元尹禹淳

魯城闕里祠講會時警告條約

寄日本政府

倡義檄文

再檄文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雜著

恒陽漫錄 庚戌

理一而氣二無形體無方所者理也有象數有方面者物也故纔說理則冲漠渾全要妙精微不可偏屬於一方纔說氣則彼此先後內外本末不可不分屬於兩邊說理而偏而不全窒而不通非理也說氣而混而不割雜而不分非物也

存心明理四字是朱子所以為聖人處也蓋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

勉菴集

卷十六

雜著

一

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工朱子平生工夫却在成就那一句

心外無理理外無心心理即一理而已就其中欲知心理之分則理之主宰謂之心心之條理謂之理變化者合理之主宰心之條理而發揮萬變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猶主宰謂之上帝流行謂之道然則心

理變化各雖殊而其爲理則一而已理雖一而亦不可儻侗無別混然說去也至於理氣之云則心上也有理氣之分性上也有理氣之分變化亦然何也以氣言心則不過曰氣之精爽五臟之一也以理言之則一身之主宰萬化之綱領以性言之則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以變化言之則有乘載運用者有主宰統攝者此可見理爲主而氣亦不外是矣

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欲擇無氣之物而名之曰理則終無言理之地矣欲指無理之地而名之曰氣則亦無言氣之地矣所謂理氣只在人分合

者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爲生之德也全此則  
爲仁失此則爲不仁此明白坦夷易知易曉之理也  
但是德也固在形氣中故不能無氣稟拘之於前物  
欲蔽之於後只知有我而不知有人只知有己而不  
知有物天之所以與我而爲生之德者昏暗蔽塞而  
不可復全美是以克其有己之私而明其本性之所  
有則廓然大公天地萬物自然血脈貫通而仁之用  
無不周矣上蔡所謂皇皇四達者是耳  
聖人就人心術上指出其惻怛字愛不能自己底端

的苗脈使之發達充養爲子事親則盡安親顯親之  
道爲臣事君則盡愛君致君之道臨民則以愛民爲  
念處物則以利物爲心起一念作一事愛人也利物  
也克去己私也遏絕物欲也可以至於萬物一體血  
脈貫通此無它不過曰因其惻怛字愛之端的苗脈  
而全其生物之心非有所增益損減也此古之聖賢  
所以汲汲於求仁其言曰克己復禮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曰能近取譬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  
仁不可勝用也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  
不足以保妻子此儒者所謂萬物一體也

心性非二物心是性之主宰性是心之體段

心之體即性也心之用即情也故曰心統性情

敬者聖學之始終明理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  
義理之歸存心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  
實二先生之以敬之一字為聖學之要者以此

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治者禮樂刑政之屬也道者事  
物當行之理也心者主管此道與治者也

心者神明靈徹周通乎性命形氣兩者之物也非通  
乎此而不通乎彼通乎彼而不通乎此者也故以理  
養之則高明廣大疏通灑落日進乎天理矣以氣養

之則苟賤汙下顛倒錯亂日趨乎人欲矣此則心之  
存亡得失在乎形氣性命兩者之間而二帝三王  
所以汲汲乎精察固守自治而治人者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說

余讀中庸至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語有  
以知天下之理幽明始終遠近本末初無二致但人  
之和見高下淺深偏全通塞千百其端而略有三等  
之別也蓋聰明睿知出類拔萃萬理昭明無所不著  
者聖人之知也然其為知也自然而已矣非是勉強  
而為之也是故以知言之則全體大用以理言之則

表裏精粗無所虧闕有以盡天下之善極天下之實  
此生知者之所以與日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者  
也自此以下則有明睿通達即始而見終原本而知  
未譬則闡志學而知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聞可欲  
之善而知聖而不可知之神如鑑之在此物之大小  
方圓無不畢照此所謂聞一知十者也惟顏子之事  
可以當之矣敏悟文章引此而識彼舉偏而知對譬  
則語出告反面而知昏定晨省語徐行後長而知天  
顯克恭如以些子火光照去推尋不罷周徧該貫是  
所謂聞一知二者也惟子貢之事可以當之矣且以

夫子平日所論觀之則無所不悅者即明睿所照即  
始見終之謂也告往知來即推測而知因此識彼之  
謂也以此觀之則知十知二之異其等者只由於識  
見高下造詣淺深而非道有二致而然者可得而驗  
矣然顏子之知守之也非化之也子貢之知多學也  
非一貫也以其明睿之心假之以年以達乎一間以  
其敏悟之資自知二而至於知十以達乎一貫則其  
明道燭理之功與日月之明鬼神之神無爭其等矣  
後人不達乃企生知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而知學  
而知為不能有成其亦異乎古人之學矣



以能問於不能說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虛靈之知會必有之理如舉火而燭物攬鏡而照形徹頭徹尾宜若無所不知然歷數天下古今知者恒少不知者恒多其故何也不過曰好問與不好問之分耳人之有是生也必有其身有其身則有其道大而三綱五常細而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千變萬化不可制窮而但知覺之先後氣質之昏明見辭之敏鈍不同不同則天下之理豈可人人而盡知之哉聖人之心光大明白至公無私動靜憂樂皆以天下而我不與

焉是以行之不足則問之問之不足則筮之至於一天之燾四海之廣億兆生靈必得其心然後行之堯所以稽衆捨己舜所以好問用中禹所以勿用不詢湯所以從諫弗咈文王所以勉勉亶亶日昃不食周公所以三握三吐皆為是故也衆人氣質不純惑於所向蔽於所背偏側而不平正尖斜而不圓直欹險而不坦夷狹窄而不寬弘暗昧而不明白不畏天命而只循己私不恤人言而只循己欲雖古昔聖賢言語忽之不暇况問於人乎我不樂問於人人不樂告於我則只以幽暗荆棘認為當然之路其不滅身者

幾希矣烏乎其可也然究其所以分別只在公私理  
欲兩端而恢公去私適欲存理之方以好問爲主然  
後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依據無  
籠罩自欺之患矣顏子以聞一知十之資聞克己復  
禮之目竭力從事故不計自家之能他人之不能而  
問焉此其所以爲克己復禮之要也歟曰常人未免  
於恥問而無以進其德者奈何曰其要只在卑己而  
尊人恢公心而去私欲苟能如是則其好問之心固  
已篤美而又加以緝續之功則義理全體罔不昭晰  
呈露於眼中而所謂偏側暗昧者自將消磨泯滅不  
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不患於不富足矣余故曰  
人不可以不善善莫大於好問人不可以爲惡惡莫  
長於耻問也

耽謫顛末 癸酉

余釋褐往拜老先生於三浦江上則教曰君明經登  
高科變布韋爲朝士是便移其命矣自此做至宰相  
亦其例事須讀書勤業以基異日需用可也但被人  
誘脅輕事論駁切須慎之又親教常曰爲人臣當可  
言之地有可言之事而舍嚙泯默徒竊廩餼可恥之  
甚也惟此兩訓焯在心曲期欲一陳芹曝之忱以效

尺寸之誠而非但學術空疎難於比屬兼以斗祿是  
急念不他及去在丙寅夏適遞泮職移拜持憲伊時  
慈患危劇汨沒藥餌猶以為時事之變遷無常獻言  
之階梯未易則此會不可失也遂以幾條件切於時  
瘼者叙次構疏方張繕寫之際見職已遞慈患到十  
分地頭竟於五月六日遭困極之變而不得遂計矣  
戊辰八月服吉其十月適因事入京留宿三夜及其  
發還借見朝報則掌憲蒙 點近四十日不遞此蓋  
政院例以在外懸稟而遞與不遞無甚礙事而然者  
也因以停行待迫贖就一和舊可與商量者微示封

章之意則不可間無判決語只曰今日事不勝其  
弊云余拂而起曰尊意可知也其翌因以封疏之意  
知委府屬即欲把筆屬草則意思枯孤殆同無麵之  
餽既摘撥湊合不成頭緒是際事知吏張起煥排戶  
直入曰聞進賜主有待令疏紙之分付云緣何事端  
而然乎余應之曰從當知之其人曰近來言路塞已  
久矣時事則萬不近理意者有何兩班封駁之舉乎  
余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是何事也再三強之余  
曰將言某事某事其人忽噓唏失色便同墮脰已而  
言曰進賜主非侍下乎又無妻子乎曰吾有老親及

卷之集  
眷率矣曰然則何其輕易之甚也獨不念後患乎曰  
吾亦知之爾不須慮也其人遂默然告去其翌平明  
趨門鑰封進即初十日也藥房曰次兼御史復命將  
相諸宰同為入參則十日所規十口所傳不可卷縮  
往來稟知晚後始得 啓下外雖不得已褒獎內實  
有愷愷不快者矣權鍾祿文義朝官自來稠中顏面  
親熟者也對章攻擊溯及先師而未終以無將不敬  
亟請遠竄則不得已暫施刑削曾未幾日特 教陞  
資是乃當路所謂蕪張手段也敢因援例之章略附  
辨誣及難安之意而 批旨隆重則尤有加焉凡此

蓋由一時狂疾之所發豈云有十分忠愛之心而然  
矣而知舊之期待則實不尋常矣不意庚午六月有  
承旨駙 命索居單子無可議及妄以為陞資後一  
肅 恩命似亦有據遂率意信前見一友人問曰吾  
意如許而來須思量指導歸於無過之地是望主人  
曰令於今日不必處義且在鄉辭免則已既已上來  
勢當出脚遂拜 命尋以見遞於是論者皆曰自家  
之罪名至重父師之厚誣未雪而誤了呈身極其狼  
狽自是以來仰愧俯忤殆同先瘳而後病雖欲其  
自新不可得也癸酉十月自 上罷關市之稅特以

前命更申召旨卽為望 闕祇受訛敢以憂憤之  
忱藏頭隱尾作可惡語數三段落附以親病難進之  
狀倩崔而洪繕寫伴知縣朴容珉牒報呈于巡營矣  
監司金在顯以賢祖之孫自甘後君之戎不由喉司  
關於不當稟處而還下送則往來煩說之間自不無  
朝著之喧傳 大內之入聞矣除拜多日迄無動靜  
之由卽為探入事日三 下教則同僚及巡相手脚  
必亂罔知所措惟以引入此身於朝端為計院屬營  
卒旁午道路勢急星火在家酬應有涉偃蹇遂晉止  
中路因使陪吏先詣呈疏第二日承 批褒借晉秩

出尋常萬萬而一邊觸怒則尚矣勿言南北齊起鋒  
銳危險兼以東西之趨赴時論者暗地糾合磨牙切  
齒期欲食肉而寢皮安驥沓許元軾彈章及公卿引  
嫌儒生捲堂相繼紛紜矣時鼎弟自大谷承答而還  
柳聖存亦來會方與商確可否為辭免之章兼陳前  
疏未盡之懷寫役書畢弘菴子告以事機曰不從吾  
言禍將不測怵之無餘力因念如是則非徒始計之  
不然禍端之發實基於初疏之輕率不必以再次之  
過激而有疇添益也遂以其本上之果然物議沸騰  
三相請對臺閣齊發期欲置辟繫之以縲絏威之以

捕廳禁府而極矣南間屋制四壁無埃惟向北一隅懸數尺板門門外懸搖鈴十餘介引之使相薄而成聲勿使外言入耳罪人防守著以大枷極手械足騎兵鄉軍二人自衛將所差來立番支供則繕工禮賓自外進排惟刑房書吏一人徃徃出入交語初更量面不知如書吏樣人密持一封書納曰此是中宮殿掌務尹某書角須得答簡然後可有入內周旋之道云余曰吾於其人曾是素昧且是地也何等謹嚴而敢與外人通問哉其人以坼書見之後可知云云強之因為開見則乃數行諉札其一謂 皇廟 處分

出自 東朝須置而勿論其二謂孝純等三賊罪關宗社不可不詳細臚陳其三謂民病國憂未有甚於此時須極言竭論云云再三思量極其荒唐因以其紙還給曰無他可言特以示意謹悉之意傳之可也已而就鞫平問一次即為還囚其翌撤鞫十一月十二日黃昏自南間而西間西間而出門蓋是時圍置傳教判下有日而大官則爭以去就余吾三司聲討方嚴迄無了期是日 上御坐閣門以配所草記即刻書入之意 天威震疊則判亞堂皆整魄不省頭緒惟知義禁朴珪壽揚言于衆曰吾輩禍福固可慮

也累度 王命一向防塞豈非罪乎遂獨斷書呈云  
 因臥市室假眠權秉殷都正文李純翼元履秉燭來  
 別平明出南門歇泊以待金吾監押弘菴子來贖以  
 千貝縱言及曰若雖讀書未熟鬼神出後是何等文  
 法也今日事此其為崇之最者也余未敢索言只云  
 如何立語始為稱當則謂以死者或神主等字遞換  
 無妨也余曰然則反不如仍舊之為愈也遂相與一  
 笑而別尹承旨致贊及尹周伯徐汝資兄弟香山柳  
 聖方花山李君一皆來見是時朝廷士大夫皆鎖門  
 縮息觀望動靜只聞巷匹愚無端奔波有同得意而

當路之愠則雖斬我作千段未足為快矣至有密要  
 於耳者曰前程駭機不無其慮頃十分戒嚴云余心  
 竊以為昔劉元城之貶梅州也章惇陰令殺陳衍使  
 者過梅脅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  
 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  
 而死元城獲免今日之行雖無元城之忠信死生在  
 天必無其理而屈於眾論亦不敢顯然壯談人定時  
 金吾一行來促發程遂渡銅雀津踰南泰嶺至果川  
 邑底則鷄既鳴矣一行之隨後者為風雪泥濘所逼  
 舉無人色遂討一室煖酒禦寒暫為假寐因以行具

之未備稽留一日李宣傳恒權丙權兄弟方以葬事  
向牙山蘓先達止達方自益山上來並皆要見因以  
迎話申時後舍伯祚兒與諸宗始興安士聖皆來會  
經宵叙情從弟及聖存方在囚禁未得相別可恨行  
至水原判官鄭光始饋點心至天安郡守李恒信饋  
朝飯柳老人官五致三兩錢十貼藥至泰仁縣監趙  
重植饋點心至井邑縣監張福遠再三遣吏存訊至  
長城府使鄭善始故相晚錫氏孫饋兩日朝夕至羅州牧使  
宋寅王饋朝夕營將李德純同鄉知舊也以路費懇  
焉則贖五十緡至靈巖德津店同宗景文來待亦以

三兩見助至郡主倅具然植供朝夕士人朴魯相一  
郡望士也被衰來見暫爾叙話自此至康津及梨津  
皆官供都事以候風之意發送狀啓遂裁付家書留  
二日始得一葉船櫓行七十里泊所安島夕食後因  
僊就席已而篙師報有風可發聞鷄鳴登船及至半  
洋水疾大作精神有餘而五臟翻覆四體不支漫不知何事至朝天  
浦日方已時量擡眼矚陽少為止息試以望焉則漢  
擘一枝橫遮南方三面大海渾無涯際真異界也忽  
記是年夏頻夢至大江險難石角嶄巖人戶零星平  
生所不到處徜徉而歸者非止一二丹心常恠之矣今



其所見恰如夢中境也豈其前定之感亦或有副於  
寇萊公渡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歟下止鎮舍  
經夜朝飯後進至城內尹奎煥家金吾與本官監臨  
圍籬鎖之以金臘月五日也萬念都消勢將安之若  
命焉蓋自始發之日天日清明都事與府屬皆善邊  
人到底顧護二千水陸十分利涉而無顛沛苟究其  
由則 主上之恩朝廷之賜也第是記也先之以師  
教者以見先生抱道不試而開牖後進一念如丹不  
以遠近親疎而異其接應不以利害禍福而變其教  
導迨余挾書之初也不知其不肖猥煩勤恤首以石

潭先生要訣等書教之而於立志一章尤三致意焉  
又手書洛敬閩直四大字以授之及其才質魯下進  
益無望則徃徃以心不大志不立思不通警之而憂  
形于色稱以干祿中途一變有同弁髦則引退溪明  
經出身之事無勸止之教而以做僧不成做俗不成  
患焉通籍仕路浮沉取容則以愛君如父視民如子  
及士大夫之辭受出處有關風俗之盛衰戒焉此其  
勤勤懇懇期使保其天性免為小人底苦心至意不  
啻若梳焚拯溺之急矣而因循荏苒徒增愆尤將無  
以藉手見先生於地下也次之以親教者以見老親

自省事以後流寓四方南至于四郡東至于楊根又西至于龍津又北至于先墓下間又兼之以飢饉癘疫前後二十年來其備經艱險喫緊風霜為何如而致子一心矻矻不已其在四郡親為齋糧求師於數十里外使伯兄就學焉及其為師者貧病無託願與同其去就則遂引而置於隔壁之室而病且死因親其塋埋焉孤孀之無歸者貫牛而騎之親率屬於其本族其居楊根聞華西亭先生講程朱之學遂令不肖往而受業至其迫於祿仕出沒塵臼則極以遭逢賢師未有成就為深恨雖尋常紛汨中或見對案看

字喜動顏色而不然則惓惓有不樂者焉至其妄干時政挑發禍機死生在即而自始至終未見有戚戚之容書札往來絕不以兒女子情示其疚懷之端而眷眷以讀書修行為勉此其至誠一心導以義方為何如而不肖無狀浪過半生無以承述其萬一也朋友勸懲備陳無遺者有以見以德之愛姑息之仁判然如黃鵠壤蟲之不相侔矣而由此則天理明而四維張由彼則人欲肆而九法斲極知切磋講習之一日不可緩而離羣索居之為可悶也禍端首尾詳細開陳者有以見君道下濟臣道上行然後天地交泰

上下和同是以地上而天下則為恭天上而地下則為否未有兩相睽乖而能無事者也然則今日之行晚之又晚而徒貽 聖上悶勞之為可念也一飯之恩一錢之饋亦為收錄者以見地形有遠通人心無古今獨愧夫彼之所望有餘而我之所存蔑如也君父之嗷嗷師友之教督士民之眷待如許其摯而畢竟所就止一存棘可怪也

書贈河兼洙 曾鎬○庚寅

走嘗有味於孟子尚志之訓以為士而無志不可謂士志而不正不可謂志志且正矣殆其庶幾乎夫衣

裳冠帶而混混然自以為士者十人而十也愚者局於固滯智者蕩於多歧而有志者鮮矣誦經傳道古昔磴磴然自以為志者十人而二三也卑者溺於詞章高者悅於功利而不詭于正者尤鮮矣無怪乎習尚日壞彞倫剝食而泰西歐巴之教充塞宇宙也於是而能毅然自立不計自家利病傷人唾罵遠遊博觀察於衆中而欲正其趨向門路者殆願一見之而未得矣河君兼洙甫以晉陽世家生長溫飽未曾作門外一步乃今日西遊沃川見淵齋翁北至白雲訪重菴子以其所聞緒餘將歸與鄉士共之蓋詞章功

利非其素志正欲以一箇身心歸宿於倫理禮法之中而不隨衆胥溺也是則可謂志且正者而絕非流俗所可彷彿然苟無操存誠敬以立其體學聚問辨以達其用則吾所謂志者適足為美假文具而無以得力於進德修業之地矣此聖人所以既曰尚志又必以居仁由義為大人之事者也願君勉之

書贈崔汝琬

栗谷先生屏居石潭著要訣一書課率初學校是國中士大夫以洎閭巷匹庶殆家傳戶誦視以為文公小學而未嘗一日不講且明焉及其西氣充盈汨陳

五常而數千年孔孟禮義淪於荆榛則絕不聞以此箇文字為師弟間教學基本者久矣崔生汝琬奮起猷畝謂與我同一根源視千里如門庭訪及窮廬此其風力已出人一等又見其行橐中齋擊蒙書手謄者一本雖逆旅造次間口誦心念少不間斷浸淫爛熟如誦已言而嗜之若膏粱珍之如拱璧噫是誠何心無乃天地窮陰一線陽脈隨處發現者耶李先生開導後學底苦心血懇可謂不墜於地矣凡今屈首犬羊服習異教自謂得海上單方者亦可以愧死萬萬矣乎雖然吾之方寸苟不有主宰準的立定堅牢

則鮮不為流俗牽引世紛撓奪而日用云為頓無下手處此立志一章為全編頭腦而次之以許多節目者然也願生慎無以門地寒微世俗毀譽小沮今日之志而又能尋思力行不止為行墨口耳間工程則其於操心飭躬處世接物之地豈不坦然有餘裕乎勉之勉之

記裴氏先蹟 壬辰

希菴芝峯之與金忠簡先生權名位隱現雖有不同若言其道則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秉彜不可以一時威武氣勢有所移動磨滅者也當其時也忠簡

公之危言大節磊落光明不可尚爾而論其地世臣巨室嘗從大夫之後者也不忍宗國之禍置身於利害禍福之外固分內也職責也至若二公於忠簡非其戚也非其舊也羣凶輩四面物色又耳目之所擊也乃始終輸服於眾所懾懼不敢嚮通之際而與同屈伸少無怨悔政南軒氏所謂無所為而為者也夫孔子大聖也弟子之從先生常事耳然且有感而發從我之歎則禍患不避聖人尚難之而况於天顯民彛晦明存亡之所關而不失其從違向背之本情者非性於仁而能之乎其得紀實於忠簡傍下子孫始

顯數百年未著之蘊者亦天意也傳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二公有焉希菴旁孫奎繕鑑圭懼其久而泯也將鏤板于其墓齋以載其事實嗚呼感古好善之風尚未替也遂述其大義以示來者云

書贈廉敬儒

在業

竊謂民生於天性無不善而氣稟之拘物欲之蔽亦與生俱生不可如何於是乎有精一克復之訓皆所以去惡而從善誦人欲而崇天理也然善惡也理欲也非以外鑠我也只於一心體上發用有二路子一

彼一此一左一右之際實吉凶善惡治亂安危之所關也聖人亦自兢兢况其下者乎大凡君子之疇病於己者有三認善為惡認惡為善意見之病也知善不能從知惡不能違志氣之病也恥其不能從也從而為之辭曰彼非善也恥其不能違也從而為之辭曰彼非惡也心術之病也三者之中難治者心術故有心學之說此於敬儒固已見之昭陵而切憫之義不嫌重複猥有云云以塞詢莠之盛意

尹相濂字說

癸巳

尹生相濂年漸長成其大人亨三命余商定其加冠

時所以為表德者余對曰冠者成人之道也將責以成人之道而可不重其義歟名既以濂字曰而極何如蓋聞濂溪周先生生於秦焚漢偽之後祖述孔夫子易有太極之訓而建圖屬書上接洙泗之統下啓洛閩之學其汎掃風雨再造區宇之功歷選古今未有尚焉者也夫太極者只一箇生生之道也以其至極無以復加而謂之極非道外復有所謂太極也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而為性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以至日用動靜行止語默莫非此道之流行學者苟能得於

心而行於身則內外精粗固不容有毫忽間斷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非假借安排而為之也及王降而霸霸降而夷狄至則此學不講此道遂息而有人之形者駸駸化為禽獸矣化為禽獸之效則六合之內其勢將魚肉矣不亦慘乎于斯時也而極所受者殆夫子之訓而亦周先生平日講明之道也其冠也父兄定名以尊之老夫字而祝之使顯名思義早寤晨興有以跂及萬一者其責任重矣然亦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幸勿疑於心中行獨復勿負帝降之東也哉

書贈二曹君 錫一德承○丁酉

余不省事侍華西先生于藤溪之上見其每日晨起  
誦中庸或行宮便殿奏劄大學或問格致條以至六  
十七十如一日寫字甚敬雖鉉槩草藁朋友仆札必  
凝思定慮如臨大事一點一畫莫或放過嘗曰工夫  
不進則退人心不豎則倒又曰積而不發者未之有  
也此政契緊得力中流出來說話非一時偶爾模倣  
因襲而取之也此余及見先輩欲學未能之一端語  
雖淺近不害為涯角相慰之一助也。

書贈李升彥 鍾旭

人倫之人字正對禽獸字說人所以為人正在與禽  
獸異處今人說話只是與禽獸同處須就其不同處  
理會其異於禽獸者是什麼物事常常存察而使勿  
失去了是所謂人之倫也是所謂人之性也若只以  
知覺運動知寒暖識飢飽惡死好生趨利避害等事  
為為人底性分職業而已不復知有五倫五性天叙  
天秩之為當講而明之守而行之則幾何不襟裾而  
馬牛也哉此政今日之所當著眼處也勿以為已見  
之昭陵而忽之也

書贈文成汝 炳斗



丈夫落地業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蓋其志也然稟質情慾拘蔽於前風氣習俗牽引於後舉世滔滔一往不返則士之有志者鮮矣既志矣又能審於向背不錯路頭者蓋亦難矣夫一念之差聖狂自別跬步之枉胡越殊歧可不懼歟今君妙年英發視千里如戶庭其志不貼貼矣善詩善筆才思方茁一切向外走作絕不入心其事不泛泛矣是於萬里初程尋常過從所宜審擇顧乃不然而誤及於七旬無聞之一箇野翁不已左乎蓋聞道不可須臾離學不可一日廢然道無形象何處下手古訓千萬又何從入夫以

千萬人不同之心聽其各自思量各自準擬無一定規矩則所謂道所謂學者幾何其不為夷狄禽獸之歸而免得猖狂自恣之弊乎夫禮也者天理之繩墨人事之矩範也故贊易大事也而大壯之象揭之以非禮不履告君大節也而哀公之問首之以非禮不動聖人之微意可見矣無志則已若果有之依歸準的捨聖人奚以就願君勿以迂遠而忽之僕老矣無以助下風也

書驢吳允克

唐勉

走至愚極陋無所短長顧秉彛好德自謂不異古人

親勝已資警益欲收補於棠榆之萬一者心非不切  
而同門前輩凋傷殆盡隻影踽踽竊不勝我生靡樂  
之歎矣及聞海西僉君子俱以省翁脚下大有發揮  
令聞廣譽洋溢遠近則未始不歛衽而敬引領而望  
誦風雨之詩歌蒹葭之章而恨不得追隨涵泳於樽  
俎懿文之地也吳君允克不卑鄙余十舍炎程不憚  
相從有若見處以禮先一飯或助乞言之為者惶愧  
瑟縮殆背汗而面頰也然當茲大亂嗚呼曷歸政將  
恐將懼維予與汝之日也倘一息尚存相與同心戮  
力不怨不尤下學上達溪繹孔聖之訓辭行有不得

反或諾已實遵孟氏之塗轍則豈不足以超脫洪流  
而異日得以藉手見先王先聖於地下乎此則不能  
無望於清修介潔歲寒一遇之如允克者而亦垂死  
淺陋之兢兢處也幸母曰老耄而置之還以教我

文載濕字說

敬於文君載熙字以其親所嘗命也故託余為之說  
蓋憾然乎先君之思而有請事斯語之願嗚呼是賢  
乎哉孝者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  
乎心夫欲其子為善人君子此天下為人親者之所  
大欲也仁人孝子能不忘是心則必知所以敬其身

矣文王大聖也詩人贊德竭無餘辭而不過曰緝熙敬止而已子之先君特取此以名子其志可謂深而其欲可謂大矣今子於風樹永感之後猶不忘先訓顧名思義欲有以追承其志欲此又天下為人子之所大願而獨於吾子見之者也雖然人之患在求名而不求實子能真箇立此心堅此志一味向道慥慥靡懈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息如文王之為則程子所謂主一無適整齊嚴肅謝氏所謂常惺惺尹氏所謂其心收斂朱子所謂一心之主宰者皆為我用而自當至于光明敬止之域矣若徒事泛泛只為口

耳之資而已則今日余言之輕重固不足論必將有以忝先訓而墮孝思者矣吾子其勉之

書贈朴舜明 孝植

朴君舜明訪至青城病廬信宿叙款臨行朶有一言夫贈人以言仁者事也余何敢念昔寒暄堂金先生年高德宿而猶自稱以小學童子清陰全文正公其學專主於敬平生以小學律身蓋古人之克勤細行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克之日益遠者有如此故其樹立成就之盛大磊落後世莫能及也要訣一書雖甚簡約近而立心飭躬外而接物處世完全該備即

一小學之副本也儒門傳授稍辨向背者未有不以此書爲作人根基然實見得之工程殆亦鮮焉故例以爲淺近小子之學而不致力者滔滔也今君晚而好學讀其書甚熟如誦已言又將繼之以小學而爲通同講習服膺踐履之計噫石潭夫子開發後學之苦心可謂不墜於地而亦使二全先生而在者豈不莞爾而笑乎且夫性本在我初無古今賢愚之別道不高遠近在日用事物之間聖賢言語不過欲使人因我固有之性順事物當然之則而磨鍊其條例節目而已無它玄妙不測艱險難致之端只在一心存

亾操舍之如何又何庸問人爲哉惟因其書而求其義明其義而試諸行勿忘勿助積累不已則庶幾有得力之地矣幸勿以老耄而棄之還以見教也

書贖安理卿

基變○戊戌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豈無理聖人言之一日所爲之事一年所行之事仔細點檢則皆無益於人者也惟讀書則不然一字有一字之益一句有一句之益對他人千百說話不如得聽古聖賢人一轉語何也彼則有害而此則有益也一聞之尚然况二聞三聞以至千聞萬聞無

時不聞乎久將與之一美今君上有賢父兄下有佳  
子孫父子祖孫合力讀之庶其有無限好消息矣此  
實目前無等師友又安用問人爲哉

書贈李昌輅殷相

贈言仁者事也其於力不及何聖謨賢訓布在方冊  
惟當拈出一言以相勸勉人之一身視聽言動外無  
餘事焉程子四箴發明親切即今便可下手願以此  
相驢心二氣之帥萬化之原也苟不審於道器上下  
公私大小之別而任其氣稟情欲之放逸則所謂叙  
秩命討之顯仁義忠孝之實自不覺背馳弁髦而淪

入於西洋昏墊之中也豈不可怕願以此爲誡

書贈金德文純默

種樹者先培其根本等室者先固其基址凡事皆然  
况於君子之道乎蓋人有是身則必有是心有是心  
則亦有公私善惡之別操舍存亡其間毫釐而一身  
上是非得失家國天下之興廢治亂皆由是判焉可  
不懼哉小學一書乃存養心性之基本日用常行之  
路程徇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  
事不可以淺近小子之學而忽之也吾子勉旃

小玉說寄魏啓溫大人

王亦地產之一而無情意沒施爲底物事乃咏於詩  
記於禮雜出傳註百家無貴賤賢愚皆愛好重寶歷  
數千年不倦者以其爲質也明而潔之色也溫而栗  
有似乎君子之德也然若因其天質而無雕琢磨礱  
之工恃厥本美而棄淤泥草莽之間則玉非其玉而  
人反賤之矣蓋民生於天無不善者氣牴而昏欲牽  
而蕩則滿腔子只塵土草木滯穢氛濁而非復心之  
本體矣聖人未始不兢兢也於是乎有學聚問辨精  
一克復之許多階級譬如攻玉者琢之又琢磨之又  
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然後查滓便渾化見於言

論事業者磊落光明而無纖芥之間然矣吾於是知  
主翁取義別有事在而非以山名之偶爾者審矣詩  
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言其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姑  
書此以示翁之胤啓溫甫

書贈柳春伯 寅爽○已友

粵自先王之御世也重名義厲廉恥以養一國之士  
而又必有旌招之典爵祿之御以待其秀而選者士  
有稱於是也則雖海隅僻壤草莽圭革之微一日拔  
擢進而班諸卿士大夫之列而無忤色貶容焉是以  
士皆感奮樂於自治憂學之不修而不憂上之遴選

我也憂業之不精而不憂上之遺棄我也及其焚坑  
作而名義墮地禽獸至而利欲滔天先王禮樂蕩無  
餘存而頑鈍無耻之輩方且外挾強寇內脅君父張  
皇民上莫與誰何則日用不知之民下必有甚之善  
於何觀感而為興起之地乎柳君春伯奮起南服以  
古入之道為己任既從師三山之中聞蘆沙先生緒  
言溯及於洛閩又北遊畿甸展墳墓悅親戚西至善  
竹橋哭鄭文忠血痕闕一朔而歸蓋其遊覽山水閱  
歷人物以叙其壹鬱慷慨之情者亦志士仁人之所  
不能自己也噫生斯世值斯日不為風氣習俗所勸

沮移動而俛焉以德行道藝從事者抑有幾人除非  
茂實卓志超乎其倫斷不可能焉惜乎病類無聞孤  
負詢莠之盛意也惟吾子視為前車益加勉旃則善  
惡皆吾師未必不為他山之一助也

以堂說贈鄭學元

經源

鄭友學元遠自湖南之咸平過余青城之北三宿致  
款臨行要為一言以為別後相思之資余嘗聞於先  
生長者之言以為天地萬物雖至大至重比之道理  
則小且輕學者立志須見得此重彼輕此大彼小不  
令輕勝重小掩大常不失此心方是得力處才見些

緊歇緩急便輕者常重小者常大沒奈何打過愚嘗  
朝夕耳熟未始不先入為主而行之不力老且無聞  
究其所由緣於無一箇做主者存而徒憑口耳之過  
也做主者誰歟在天地則主宰謂之帝在萬物主宰  
謂之神在人主宰謂之心其實一太極也孔子曰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夫易簡乾坤之德也以易知以簡  
能者非帝而何哉六十四卦大象必著君子以三字  
而明用易之妙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以  
厚德載物夫健順即天地之德也以之而自強不息  
以之而厚德載物者非心而何哉此則人之心為以

字之主而非以則無以著心字之妙也以之義其大  
矣哉願吾友裁擇而教之也

書贖全孟應 濟萬

天地間萬事一箇誠而已今人以的然好意思做學  
問到得稍用力後便生厭怠意不肯切實下工究竟  
成就半上落下反不如業他技做家計之為者故曰  
五穀之不熟不如糲稗之有秋須大其志篤其工凡  
世間義利撞著處須一劍兩段不以貧賤而移其志  
不以富貴而易其操不以有利而勸不以無名而沮  
方能有所成就君其勉旃



書贐金中一激元

人不親師就友以矯偏補不逮而曰修身者殆而故中庸九經尊賢居修身之次金君澈元奮起嶺北視千里如門庭從師遠溪之上得聞道要庶幾尊賢以修身者然學而不知其路脈界經則泛而無成小學節目愛親為第一句大學規模立志為初頭事苟使學者舉足出言無忘愛親之心則誦詩讀書以往不及人不為憂矣舜何予何先有一定之志則格物窮理以往無所為而不成矣之二事在我而不在人噫天之降才豈畜今而豐古哉

抱川鄉約誓告文

一凡同約之人勿以備員期會為事須反省力行吾所以修於身者有未至歟所以行於家者有未及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篤歟一以敦本務實忠信不欺為主本

一竊以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人類之所以為人類而綱紀天下萬古者有三統曰君統也師統也父統也君統以法傳師統以道傳父統以體傳人之一身非父不生而朮其統則自吾父吾祖至十世百世皆以體傳而生我者也非師不教而朮其統則

自父師祖師至先師先聖皆以道傳而教我者也  
非君不治而求其統則自吾君先君至五帝三王  
皆以法傳而治我者也人皆有三統有三統而得  
為人此三統所以綱紀萬古天下人類而以言乎  
天下則天下之所有同尊也以言乎人人則人人之  
所有各尊也此箇道理夫子傳之孟子孟子傳之程  
朱程朱傳之我東諸先正天不變道亦不變順之  
則為主邊人國邊人而死猶榮焉違之則為夷狄  
為禽獸而生不如死之久矣凡同約者不可不先  
知此義

一我東自本 朝開國世講殷師洪範之道而蔚然  
為禮義之邦蓋其 列聖王羣先正苦心極力扶  
持成立如彼其難則其為臣民為子孫者所宜夙  
夜惕厲深戒其覆墜也不幸天禍斯民 宗國之  
事至於今日是則主和諸臣之罪所以上通于天  
不足以贖者政以始則倡邪謀以謀國中則挾虜  
勢以要吾使天理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竟  
至締結世讐之狡夷弑我一國之 母后辱我先  
尊之 君上驅我先王之赤子而禽獸焉汗我先  
王之制作而糞壤焉噫誠天地剖判後創有之大

變也君子之立心行己當如之何帝王之統不可不尊國母之讐不可不復先王之法服不可改也父母之遺體不可毀也形格勢禁雖未能提戈廓清苟人人而講是義家家而講是義使知君臣父子華夷人獸之辨則斯不亦孟子所謂聖人之徒者乎凡我同約之人盍相勉旃

一人有恒言剃髮洋服非朝即夕其如上之所好何此則大不然人君受天命布天職於庶官庶官一受其職則思守其職而不復苟徇其君之私情故執法之官執天子之父而天子不得以禁之持戟

之士聞將軍之令而不聞天子之詔秉史筆之臣伸百世之公議而不掩君父之惡夫士未嘗有所受於公朝其所履即天位也其所修即天職也蓋任綱常之大柄守聖賢之門庭一代風氣之所由定萬世議論之所以行也其職不亦重乎國君有謬政宰相不能正諫官不能救則士得以從違而見正於下以定一世之耳目士者國人之望也故其不苟徇者非輕君也乃所以開向善之路也其畏威而苟徇者非尊君也乃所以彰君之惡而使之得罪於萬世也其義如此士當守其義而已苟

或義不得伸則寧以身殉道雖以萬乘之尊其身  
可戮其志不可奪此又今日處變之一大權也  
一自茲以往以德相勸以禮成俗君子愛人小人易  
使上可以裨風化下可以字四民先生沒而可祭  
於社小子興而可賓於王則斯不負立約之初意  
矣若或始勤終怠文與實歧鄉風無丕變之美約  
法為告朔之物則豈非斯鄉之一大恥乎宜為省  
念

書贈金秀才商綺 辛丑

聖賢教人之法善惡之可效可戒者如今都寫在冊

子上只是死法了冊子上死法與我腸肚如何相合  
與面前事變如何相涉若不精思熟讀只是口會讀  
心不會省何益於我故讀書務在切己思量

趙涿善字說

丈夫之冠也父兄改幼名賓命辭以字之所以責成  
人之道也趙君涿善名而未及字致煩於余余謂善  
必有慶字云而慶其庶幾乎因為之說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欲其善名之來歟則莫如為善之強  
欲其惡名之避歟則莫如絕惡之嚴故居伯夷之室  
食伯夷之粟行伯夷之行伯夷之名不求而自至矣

居盜跖之室食盜跖之粟行盜跖之行盜跖之名不  
求而自至矣蓋善惡乎在德義之公也惡惡乎根形  
氣之私也二者同出於方寸之間而迭為消長勝負  
則於是有公私是非治亂得失之分而聖狂賢愚  
以之判焉可不懼哉苟能審其幾慎其路使日用動  
靜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  
能不去擇之精守之固則心之德全而事之理得矣  
功之施博而物之性順矣可致之祥必至之慶將有  
不期然而然者吾夫子積善餘慶之訓不其信矣乎

蒙泉說與鄭德潤

昌奎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泉之始出其端甚  
微而能成天地之巨物以其源源接續而無一日之  
息也人之於學也亦然請以蒙泉揭額

書樵隱許翊震

赫書室 壬寅

余自方丈歸客于晚友樵隱翁家塾翁老而嗜學孜  
孜不倦因書晦菴先生奉同張南軒城南二十詠之  
書樓詩藏書樓上頭讀書樓下屋懷哉千載心俯仰  
數椽足之句以塞翁請銘書室顏之意此足為山中  
故事云

書梁大集

在成

書室

西洋一禽獸也凡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序及禮樂文物節烈衣冠之盛視之不啻背之於眼之於釘思必有以污穢之乃乘其衰弱瞰其縱欲肆然而號於人曰何不毀爾之黻冕珪璋混爾之男女上下而爲我之簡便爲人者亦自惡其拘而艷彼之放始趨起而却顧卒爛熳而同歸豢之以豕則割勢而不敢怒畜之以牛則穿鼻而以為常以至弑 后剃髮之變轟天殷地而曾不爲怪性既易矣習既成矣幾何不率天下而歎之也梁君在成居華山之下扁其堂曰華菴蓋傷小華典則蕩然掃空一部春秋無地

可讀而寓諸蓬草之中爲念茲在茲之計也噫其志甚悲可謂難誣之人心遂犯觸時禁而書之如右

重菴集刊所通告同志文 癸卯

嗚呼今世之人尚知有我重菴先生耶重菴先生當道術分裂人類淪滅之時明理學則張氣力而不顧譏詈之興扶綱常則捨性命而不顧嶺海之厄所謂救得一半分雖滅死萬萬無悔者真先生之心也但先生窮困七十餘年雖利澤之未見及於當時而其淑人心扶世道百世之下必有知其功者此固爲斯世俟之不當爲先生戚也然先生之道譬如日星凡

天下之有目者皆能見之有耳者皆能聞之見聞之所及亦必有能信之者則雖今世之人亦未嘗無知先生者苟有知先生者凡先生之後事皆可與告于今世之人矣先生後事莫急於刊行遺書而先生舊宅之爲他人居亦豈非涑水翁所謂吾輩之蒙耻者耶蓋先生立言垂訓其書滿家莫非出於博濟斯民之赤心固無所揀擇而刊行之難十取其一猶不下數十餘弓至於舊宅則先生自少流離於加抱楊春之間晚又移居于洞陰之雲潭所謂居然臺者乃先生所自等而命名者而實先生易簣之地也衡茅泉

石久爲過者之咨傷而本孫春善無力以還退今幸其門人洪君鍾善大發誠心謀所以合衆力而成是二事者因錦溪李根元恒窩柳重岳兩友之書詢及於益鉉噫此世何世人心之陷溺世道之汙下視先生易簣時又萬不及焉而先生則無處得來矣惟有與同心者讀先生之書求先生之心以圖免於狄讞之歸而已然則先生遺集之刊行與否實斯文輕重之攸關也豈可不汲汲乎哉然爲此事者舉皆吾輩窮寒之人顧何能易爲力然天下之事未始不由窮寒者做得亦誠而已矣况先生之道雖見屈於當時

而固將大伸於後世則是役也未必不為之兆而誠之所到無事不成窮與不窮蓋不足言也嗚呼益鉉亦老矣而吾黨之散落如晨星者既無可合之勢此事之不可不急又如右故茲叙先生文字之關世輕重者以告于世之知先生者與共勉焉

書贐李復三 圭容

道體無休息人心有間斷天人於是乎判聖凡於是乎分是故君子勉勉仡仡務在日新

書贈金氏僉少年

金榮鳳 金鍾基 金俊基 金德基 金洪基

滄海之大源於涓流萬里之遠始自跬步君子之道

先其近者小者而後及其遠者大者同一理也自今日為始只從石潭要訣晦翁小學上晨夕用工無些間斷則乃易所謂不遠復者諸君其勉矣哉

書贈高致範

齊萬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是聖人自道之辭也凡人莫不知飲食衣服之不可斯須去身而至於讀書一事便若尋常吁可恠也夫學者之於書苟得其親切意味如芻豢之悅口見之不容不嚼嚼之不容不甘則自然不容不飽亦自然不容不肥則何厭棄之足憂哉然無飲食衣服而飢且寒者愚夫所知



免齋集  
無義理而幸而免者非知者不能知又飲食衣服之味一喫著可知而讀書之味非積久不能生又非如膾炙梁肉之真有臭味之可悅也人之患常在乎不能味無味之味得其真腴之味而一切世味之酸醎辛苦又從而搖奪之矣雖使聖人在傍謂之何哉

書贈文慶春

思澈

文君慶春有四方之志曾以其大人命從余薇山下三餘將小學書反復循環如誦已言尊之若天珠河圖嗜之如菽粟芻豢蓋經史涉獵昔非不足而反身得力莫如是書之功也噫是書也事若近少而理

實遠大以之為己則身修而道立以之御家則家正而倫明以之為國則政清而民和以之事親曰孝以之事君曰忠無所處而不當無所往而不通晦翁所云非我言毫惟聖之謨者政謂此也君其勉矣哉又見君必味爽而起冠巾問我病室退即孜孜夜分而寢出而於其外人者如是則其入而於其父兄者可推而知也苟非法家孺染又焉能不待勉強而終始如一日也甚可敬也自茲以往唯勿忘勿助朝焉夕焉而有常今日明日而不懈期於死而後已則古人所云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者真不我欺矣勉之勉之

書贈車熙叔 祥炫

前諫議大夫車君光炫蚤登崑科羽儀朝端盡忠補過乃其素志而運值商商屈伸低仰有不可如意焉則輒休官家居侶魚友鹿若將終身旋命其弟從余於寬閒之境寂寞之濱使之讀小學書為安身立命之計其志甚勤而其事甚壯因竊念三代教法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人字政對禽獸字說人所以為人正在與禽獸異處聖人就其間發揮出與禽獸不同處說了教人理會其不同於禽獸者是果什麼物事常常存察而使勿失去了是所謂人之倫也是所

謂人之性也小學一書節目甚多而不過是明倫存性之書也一日不講則中國而夷狄人類而入於禽獸乃反覆手之間也諫議君之為蓋亦有見乎此者歟孟子曰人樂有賢父兄祥炫其勉之哉

趙愚植字說

趙君愚植字曰宗顏為其義意之不相照應而致後人之滋惑也謀及於余余杜撰而為之說曰等是愚也庶民之愚愚則愚而已哲人之愚愚而不愚且以聖門言之身通六藝七十子所同而若其以聞一知十之姿兼克已復禮之工而去聖人一間者惟顏子

爲然故其言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其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又豈諸子之規規事爲之末而徒以言語觀聖人者比哉夫子所以許之不愚者良以是也曠世相感入之心也十載奮發豈可曰我爲孩童敢學顏孟狀爲今之計只當俛焉孳孳向裏就實刊落其華從事身心內省不疚凡世之紛華波蕩有不足以動吾中然後始可曰學顏孟之所學爲顧名思義之本根頭腦也幸吾子之加之意也是爲之書

書贐崔仲說

濟學

友有老少遠近之別乎余晚寓薇山之陽距湖南鎮安數舍而近崔君濟學過從有年見其天姿洵美重厚溫雅無一毫閒放浮雜意可知其家庭之間薰染有素又如見甘醴之始滄靈芝之始茁祝其沛然而達傑然而秀也每欲一言之形在紙墨爲相信之資而昏聩未及今於臨別之席又不可昧然蓋道在至近而人自遠之事在甚易而人自難焉何謂至近是性也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古今賢愚之別何謂甚易是道也不外日用彞倫之間而亦非玄妙難行之事則病不疋與不爲爾夫何患其不可學而能也但當

衆邪交攻異言充盈之日自不無眩朔南而迷適從之端則試朮諸天理以察其順與不順驗於吾心以朮其安與不安質之聖賢之言以觀其合與不合三者得矣則斯判然矣惟礙著脚跟朝焉夕焉而有常今日明日而不懈勿負帝畀之衷乃老夫之願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庶可諒悉

書贐二宋君

洛英洛波

心為萬事之本性是萬善之源故先儒論學必以收放心養德性為最初下手處乃所以成就本原之地以為凝道廣業之基而其下工之要亦曰主一無適

戒慎恐懼主一之功通乎動靜戒慎之境專在未發二者不可闕一而制於外而養其中尤為緊切故三省三貴四勿之類皆就應接處言之是亦涵養本原之意也苟不如是而一以心地工夫為主則鮮不墮於釋氏之見矣

書示二吳君

善一善德○甲辰

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朮欲之則至何遠之有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聖人所以發歎而勉後學者也

書贈梁少年會準

不見其人見其子况既見其人又見其子則心焉克足又當如何君之尊府以從事猷畝蔬糲不給之地不顧傍人譏笑不計自家利病悅服乎華西蘆翁之道又從而追逐乎兩門脚下枯槁將盡之數三朋知者誠不識其何心耳今君以妙齡涉遠意象甚美可見其家庭之間薰染有自政如甘醴始滄靈芝方茁浚冀其沛然而達傑然而秀也為誦人心不堅則倒工夫不進則退十字以贐之

書贈金康植

正副之分天經地義不可以人為亂之也二副野生

等我血肉而至或為承嫡主祀之地則當以良妾所生為主禮律即然

書贐白學卿

教寅

天下事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為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為也事雖有萬不同豈出此兩端之外哉古今以惡聞過或諸人為通患反之於身果所不當為也方將除治決去之不暇何用遲疑等待所當為也如行者之赴家飢者之求食何庸問人欲知舜與跖之分無它利與善之間此之謂也君其勉矣哉

書贈尹國斌

厚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積之義廣矣大矣土積成山水積成海聲積成風色積成彩臭味積而換人腸腑此則有形之物也可知可見善乃無形之理也無聲色臭味之可言非耳目視聽之可接然積之不已則形著動變高明博厚大可包天地而有餘細可入秋毫而無間天地賴之而得其位萬物賴之而遂其生此皆積之之力也故古聖賢尋常說話曰積善累仁曰道積于厥躬曰不息則久曰誠則形尹君國斌妙歲英發發軔正路誠一簣之初也由是進進其將為九仞之山吾將拭目而待之

寄題李農軒

任年壁上海上

余病蟄田廬萬緣都銷惟枕而在床則丹葩綠陰烟鳥雲霏供妍於几席樽俎之間而不相厭也杖而出門則野叟漁翁時或撞著於寬閒之境寂寞之濱話衆麻談風俗而不相棄也至若千里其遠面不暇接而聲臭相孚若朝暮遇者蓋或有之今在農軒翁則尤有別焉翁居長興之龍頭峯下生老八十二年爵祿不入於心勤儉節縮家無桂玉之憂孝友為政庭茁芝蘭之慶厖眉鉛背視聽康健喬松之壽緋玉之秩動耀瞻聆爛然有先是數者世之所欲焉而不可

必得者翁乃容易致之未知何修而然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者庶幾近之其視余役役窮途無補公私自取顛沛者得失清濁又何如也輒牽連書之以付其肖孫洙駟甫

書贖崔仲直

尚清〇乙巳

七尺之軀眇之眇矣而乃參為巨才百年之生近又近矣而能名垂百世其故何也是必有不依形而立不隨死而亾者乃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今人之不及古人者豈有宅於特求與不取為與不為之間耳君其勉矣哉

書贈安孝元

東述

安少年孝元從余學有月將告歸拜而請一言之誨余浪竊虛聲致使遠近朋友實來空還反省忸怩夫何言論無已則有一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非聖人切至之訓乎蓋其為說具在於大學或問為己條及心經附註陸象山講說子歸而讀之可見其如何而為己如何而為人之分矣為己則萬物之備於我者皆實為人則雖父子兄弟之間皆相率而為偽矣可不謹乎千里相別語止此矣孝元勉旃

書贈安秀才斗山

同社結夏慰懷多矣臥病床第雖無相長見其周旋  
動容質未嘗不美忍飢誦念志未嘗不篤惟其近於  
凡懶無發揚蹈厲之意者為可憚是則將如之何惟  
猛著精神常自憤然曰備在人數而不能盡為人之  
道名為讀書而無一斑之見可恥之甚也清心明目  
夙寤晨興念念不怠則庶其有變移之機矣傳曰知  
耻近乎勇又曰人不可以無恥爾其勉矣夫

書贈孫瑞珍 在秀

名者實之賓也苟有其實如水之有源波瀾不息木  
之有根枝葉旁達而名自隨之不然者反是古人所

以重內而輕外先本而後末者良以是也夫直者曲  
之對也與善惡之善字是非之是字相為表裏未始  
非德之美稱而苟不學聚問辨稽聖賢之成法識事  
理之當然則以直為不直者固有矣以不直為直者  
十居八九故曰好直不好學其弊也絞又曰不明乎  
善不誠其身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吾未知主  
人之直是敦本務實之直歟抑近名自好之直歟願  
一聞之若其未盡曲折且待別時說直菴主人勉之  
哉

書贖姜少年惠秀



人皆有志不患無志患無大志人皆有工不患無工  
患無篤工

書示高清汝 石鎮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看來無一字非實若言太  
極無所謂生陰生陽者不成陰陽自生天地萬物之  
理不幾至於虛耶

人好言理無為若言動而靜而則是有為也非無為  
也夫理固無為而能為有為之主既為之主則動之  
靜之者非太極而何

夫鳶自會飛魚自會躍非有使之者然察理者必就  
此而論之以為天下之理其著顯光明無有過於此  
者何也蓋理之體至微至隱不可形狀就其至顯至  
著之物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則思過半矣故日月往  
來寒暑迭遷水流不息物生不匱是其然矣皆必有  
所以然所以然者何也即太極也

故凡物皆有理氣闕一不成物惟理先而氣後理通  
而氣局理為主而氣為客理為帥而氣為卒此則大  
分毫忽不可亂也

就人一身上觀之則性固在人之太極也然體具於  
心而用達於情心有昏明之異而情有過不及之弊

故必加克治之工然後此性始全堯舜之精一孔顏之克復思孟之存養省察過欲存理皆無非此說其用工節度不待究而自明矣惟其心明德主理主氣之論為近世講學家一大題目此雖不可以淺見斷案亦不可以倉卒究言惟於自己心中有一兩定見然後為學有準的此則不可不講也

夫心為物性為則三歲小兒皆能言之但此心字對性而言耳若專言心則仁義禮智心之理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情也統而言之則曰明德也精爽心之氣也火臟心之形也此則君子有不心者焉

然則心畢竟是何名乎曰心氣也物也然虛靈神明非氣之所能專故合下是理氣合之名既是理氣合之名則不能無真妄邪正之分必揀別出真而正者然後始得謂之理為主底心所謂理為主底心者何也大易所謂天地之心大舜所謂道心孔子所謂明德孟子所謂仁義之心良心大人之心赤子心曰本心曰主宰曰天君曰心為太極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者皆是也此所謂本體者也至若混真妄兼善惡之物則孔子所謂操存捨亡之心大學所謂正心孟子與是目口耳同數之心曰心譬如穀種曰心具太

極者皆是也此所謂當體者也當體混淪說本體揀別說當體之為形而下本體之為形而上則雖聖賢復起恐不能以易也

我先師華西先生的見于此而病世之學者不識心有當體本體混淪揀別之分凡屬心字邊事一槩歸之於氣至以明德為形而下遂極言竭論發明心字理為主處蓋所以救世儒之失也惟其如是故所以言心字多從形上之說若使初學之迷於向方者驟而聽之則誠有如省齋取言一傳再傳誦言迷指之慮矣然其言曰天統地故天專言之則道也神統鬼

故神專言之則理也心主百體故心專言之則人太極也其義可謂精矣省齋所云先師心說分物則無端的可擬者必其心有所未安者而發然恐不必如此說先師說心多從理上說既如其取自言吾若對陸王二氏則必苦口言心是氣者其救世弊不得已之意大可見矣為門人弟子者又慮其言之或偏重過當則當揀取師說之無偏重無過當者立為準的然後以己意及先儒說參酌裁補之有何不可而必言先師不能分物則以為先師說心微與經傳不同又以為自有所見不欲苟從先儒雖旋覺其非而還

收其文字然大故妄發泉下之靈想亦瑟縮不安矣  
獨恠其門人子弟編其遺集必并存其已繳收之文  
字以布諸今與後之耳目則誠有不可曉者矣  
曰然則華西先生亦嘗以心字作氣也物也者矣後  
人疇稱華西爲主理者果何事耶所謂發前人未發  
者果何所指耶曰陰陽動靜以太極爲主則太極不  
至淪於空寂而動靜之機不爲專擅矣心雖氣也物  
也而必以理爲主底心爲本體使克治存養之工不  
至偏廢則既有以辨主客帥役之分而又不迷於名  
位之一定矣蓋物物皆有理氣何獨至於心而不然

乎雖然譬如金判書之家金判書爲家之主而門客  
之李的張的不與焉李叅判之家李叅判爲家之主  
而僕隸之安哥朴哥不與焉若以金判書家門客之  
有李的張的之故喚做李叅奉家或喚做張進士家  
則可乎李叅判家僕隸之有安哥朴哥之故或喚做  
安廳直家或喚做朴驅從家可乎今以心有理氣之  
故遂喚氣做主其形矣以異於是是以是言之則非惟  
心爲然也凡有形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雖終日  
言之皆如此說矣此吾先師主理之功卓越乎世儒  
之論也

曰然則近世諸儒之以明德為形而下以太極為無動靜皆非耶曰以太極為無動靜則天地只有氣機足矣尚何言太極乎以明德為形而下則蘆沙雁謂修養家鍊氣之說即嘗聞之矣明氣之學未之聞者實先獲也是皆無頭學問也名為學問而無頭者吾將如之何哉高君清汝從余遊數十年嘗問以理氣主客之說余久而未敢對也今在臨死之日終不能無一言也遂撥荒書此以贖其行時乙巳暮秋上浣薇山老人書

布告八道士民

嗚呼痛哉今日國事尚忍言哉古之亡國也只宗社滅而已今之亡國也並人種而滅古之滅國也以兵革今之滅國也以契約以兵革則猶有勝敗之數以契約則自趨覆亡之塗嗚呼去十月二十一日之變是或全世界今古曾有之事乎我有隣國而不能自文使他人代交則是無國也我有土地人民而不能自主使他人代監則是無君也無國無君則凡我三千里人民皆奴隸耳臣妾耳夫為人奴隸為人臣妾而生已不如死矣况以彼狐欺狙詐之術之施於我者而觀之其不肯遺我人種於此邦之域者不啻較

然矣然則雖欲或為奴隸為臣妾而生寧可得哉何以言之國之有財源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竭絕則人死今我國之財源所出若大若小其有不為彼攫者乎若鐵路礦山漁採麥圃皆一國生財之大源而彼之占取已有年美國之經用惟有賦稅而今皆奪入掌握至 皇室費用亦不免乞憐於彼而後得之海關出入之稅其數不貲而我國不能有所問電郵兩司乃通信之機關而其關於國家者甚重且大而彼亦奪而據之矣以言乎土地則各港市若停車場等地縱之數千里橫之數三十里皆為彼所有而原

野膏腴之地森林禁養之處為彼所勒奪者不知為幾處矣以言乎貨幣則白銅貨之弊固為大瘼然其私鑄之惡貨大半是彼人之為而及稱其釐正也其新舊正惡已質輕重毫無彼此之別而倍增其錢數而已則只為彼取利之地而又以其紙片之不能通行者強名之曰元位貨使我血脈枯竭百物不通其凶計毒手吁亦慘矣以言乎人民則各處鐵路之役夫日露相戰時擔負之軍皆牛鞭而豕驅之少不愜意輒殺之若刈草管使吾民父子兄弟舍冤抱讐而不得報摺紳士庶之前後陳疏者皆為國進忠謨者

而輒捕縛拘辱大臣重臣不少禮貌則其輕蔑我無復餘地矣列置其私人于各部名曰顧問官自攬厚俸而其所為者則皆蔽我為彼之事而已此真所謂食其食而毀其瓦劃其境者此等不法不道壓迫劫奪之大者舉其槩而猶如此至其為約不信守盟不固之罪則自馬關條約以至日俄宣戰書皆言大韓之自主獨立者不啻丁寧保我領土者又不止一再而皆容易棄之背之不少留難始焉誘我賤子址鎔而勒為議定書終焉脅我逆臣齊純而為今新條約至於置統監於國中移外交於日本遂以我四千年

疆土三千里人民為彼之內地屬民非止為世界所謂保護國而已然為屬民則猶與其民為平等對待使之仍其居而遂其生國雖亾而人種猶不滅矣試言以上所列諸不法不道之事者其果欲遺我人種於此邦之域者耶此其不盡坑吾民則必驅之於曠漠不毛之地而移殖其民焉則不止此西洋易人種之法今日本所以施於我者是也然則向耶云來為奴隸臣妾而生而不可得者其非恐動之語亦可知也况以我堂堂大韓禮義自主之民區區屈首於讐賊之下而欲丐一日之生豈有愈於死者乎下蔭之

木枝葉不茂餘踐之草萌蘖不長奴隸之種聖賢不生此非其性質有異也其歷迫伏制之勢使之然也我國自高麗以來雖名爲中國之藩屬然土地也人民也政事也皆我自立皆我自主毫無彼人之所干涉是以方其全盛也勝兵百餘萬財貨充府庫百姓殷富戶口滋殖雖以隋煬帝唐太宗之威而未免敗衄而歸元世祖至八用兵而後取服當我 太祖時倭人常屢侵而屢敗壬辰之役雖有 大明之救援而其回復全勝之功皆在我兵沉沒倭兵七十餘艘於露梁丙子之亂若用林忠愍直擣巢穴之請則清

人當立盡惟恨不用其謀耳非真力不足也由是觀之我國雖褊小其人性質強力不必多讓於他國但今文治之餘民氣萎靡不能振作且不能通知天下之大勢思有以合變之也由其不知天下之大勢是以死在目前而不能知苟人人知其必死則生之道乃在其中矣惟不知其必死而猶慮其或生故終於死而不能生耳必死之證既如上所言則或生之道將何處見之乎計今獨有各奮氣力各勵心志使愛國勝於愛身惡爲人下甚於惡死能以萬人之心爲一心則庶乎其爲死中求生之道耳彼日本人者雖



其輕淺狡詐無禮無義不似人類者然其強力獨勝之效則無他惟能合其心愛國之性勝於愛身之性故也况吾邦士民素服習先王禮義之教而人人腦髓中活潑潑之赤血固與彼無異者乎然則今日吾士民最先急務者在於察天下之大勢知必死之故而己蓋知其必死然後氣力自奮心志自勵愛國之性自發而合心之功自見矣於是而去依賴仰望之心振頹惰萎靡之習革因循姑息之賊有尺進而無寸退寧同死而不獨生則衆心所結天必佑之矣獨不見夫閔趙兩忠正之死乎國家止人民滅非獨此

二人之責也然而此二人者能以國家人民為己責捨生若鴻毛而不少顧者所以示民必死之義而無二心也苟吾三千里人民皆能以二公之心為心持其必死之心而無二焉則何逆賊之不能去國權之不能復哉益鉉誠淺力薄既不能竭忠告君以銷患於未萌又不能捐身殉國以鼓發其民氣俯仰慚慙生無以對我數千萬同胞死無以見二公於地下矣茲敢不揆卑鄙謹以今日時局大勢之所聞所見者略為此文以布告于我全邦士民惟願我全邦士民勿以益鉉老耄將死之言而忽棄之其各自勉自勵

母令彼人果遂其易人種之計則幸甚其時急合行事宜繫列于左

一今番新條約擅許之齊純址鏞根澤完用重顯此五賊者乃不惟吾國家之罪人而已實天地祖宗之讎也全國萬民之讎也宜亟討戮之不暇而顧乃使之盤據於朝廷之上雖有摺紳章甫請討之章然尚未聞有一人舉劍向賊者國家人民之恥豈有大於此者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凡百士民及軍卒輿僮皆以賊不討不生之義各貼額上努力自奮誓殺此五賊以除我

### 祖宗人民之大讐事

一彼五賊者既以賣國為伎倆今日許一事明日許一事以至於昨年議定書及今年五條約之印可而無復餘地矣畢竟其凶謀逆圖不使吾君為青城五國之行則不足以為日本之大勲臣凡我大小諸僚及兵卒百姓皆發忠誠思所以預防禍患事

一向見儒約所通告文有勿納結稅勿乘輪車及布帛器用等勿用彼物之語誠確論也蓋結稅所以供國經用者而今皆入日人之金庫安可以吾民

之膏血為讐人食宜自各其郡收置于該里饒戶  
待五賊掃除後納于宮內府可也鐵路者彼所以  
滅人國之一事而每日乘車者車不能容何吾民  
之愚至於是耶試思各處一日乘車之費何啻以  
千萬計財竭而國滅豈非吾民之自取乎其他布  
帛器物之為彼驅財者又不知其數噫昔日不與  
彼通商之時吾民果不可以生耶不思甚也願與  
我全國士民一心相誓除軍器銃砲以外一切勿  
用彼物雖其器械之利非本國人製造者亦勿購  
用事

回諭延安諸生

張奎 變李潤龍 尹哲 模李載 蘇  
車大輪 李孝植 朴奎元 尹禹淳

時事至此痛哭何言僕頑喘苟延腦中勃勃不量利  
鈍安有云云而塗乙亂草達於尊聽至煩專使之勞  
攘旋庸恟恚莫知為喻然此日何日決非血氣男兒  
安臥衽席之時則僉君子各自淬礪誓不與共戴一  
天而講死中求生之計千萬幸甚

魯城闕里祠講會時警告條約

嗚呼痛矣今日之變天下萬古之所未有者也斯文  
已喪皇統已斷 宗社將墟矣生靈將滅矣搢紳士  
庶之處義當各有定策然見今無君邪說浸人成痼

賣國凶賊挾天肆威若非挺身立脚明心張目能不  
爲其所撓者幾希矣必須會盟結約合一定志布告  
愚民以示激勵庶可少救駸駸染化之機茲敢以扶  
吾道保華脉衛 宗國絕讐賊諸事略爲數條願與  
我全國士民共勉焉望須勿以昏耄之言而廢之各  
自奮發一心遵行俾有實效千萬幸甚

一今日世變其源則實由吾道不明吾道不明故邪  
說盛行而倫常斃絕利欲橫流而義理晦塞日夜  
騁恠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樣物事安得以保天  
性立人紀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耶孔孟程朱之

教爲世大禁矣庠序學校之設至此無用矣嗚呼  
古人云皓天不復憂无彊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  
士當以死自誓篤信聖人俛焉孜孜雖天下非之  
不足以動吾一髮而至若近日所謂東學南學耶  
蘓教天道教許多妖妄之說規之如烏喙鴆毒明  
示好惡嚴正嚮背以扶一線陽脉事

一聖賢工匠貴賤之位乃天經地義之所定也挽近  
人心惑於彼之奇技淫巧動以爲欲爲國家計不  
學其法律器械無以自強而立於世界之中轉相  
師師終至于此而堯舜之道文武之政付之於筮

籬已失其本末輕重之序矣且以武備言之本國  
之弓矢甲兵猶有存者龍虎韜略不為無人若教  
養有素實心做去則何患不能自強乎自今材能  
有智之士有或出脚察世界之形勢學彼虜之技  
藝者必須先立本領無或好新尚奇以忘薪膽事  
一華夷大防人獸大界實天地常經古今通義而不  
可移易者也華之所以為華以其有禮義文物而  
文物之表著者莫如衣冠衣必重領袖冠必有笄  
總則其或毀形豎服為髡為緇雖欲諱其為獸寧  
可得哉今番日虜之來諸賊欲為彼之一等功臣

擅自號令為先緇我將復髡我假使彼之耶令或  
倣古聖制作不甚害義者脅君擅制之地當矢死  
不從况華夷人獸之判在此機關者乎春秋之法  
華之夷之在其所變可不懼哉自今一心相誓雖  
或諸賊矯稱詔勅以歷之以死自決無或毀形毀  
服以保我千聖相傳之衣冠文物扶存華脈事  
一宗國已傾土地人民皆為彼有而 聖上獨在  
孤宮山陽安樂之禍青城五國之行將在目前願  
我大韓臣民人人相誓皆以陸秀夫負帝之義各  
貼額上思所以衛保 聖躬事

一賣國諸賊是天地父母 宗社生靈之大讎也全  
國臣民決不可一日共戴一天而在官任職者雖  
有報國之心不得施翟義之討則寧自決死不可  
沁泄無恥奉行諸賊之令矣觀察守宰或有出於  
國變之後而遵行五賊之令者明是亂賊之黨與  
也士民當一心齊聲治罪討逐事

一日虜之前後爲我讎敵不須煩說而終焉奴隸我  
魚肉我以公以私不啻切齒則我國士民豈可更  
加通接自竭膏血以養暴虎而終入其口哉自今  
一切勿給稅錢勿乘輪車勿買物貨勿復爲彼逼

譯勿復爲其使令忍痛舍冤絕仇守義事

一士民本分似不關於朝廷得失而當國家危急存  
亡之秋則晦翁以爲雖韋布之賤可以言事伏願  
僉尊謹依晦翁大訓使各其邑發通會議特定疏  
首以明年正月二十日齊會振威拚死叫 閣事  
右條各自校官傳布該郡境內或翻謔揭付通  
衢使老少男女咸得聞知一切遵行或齋儒不  
肯傳播或士民故犯此約皆是賊邊也并當採  
聞聲罪致罰事

寄日本政府

丙午閏四月七日

嗚呼忠國愛人曰性守信明義曰道人無此性則人必死國無此道則國必亡此不惟頑固老生之常談抑雖開化競爭之列國捨此恐亦無以自立於世界之間矣粵在丙子貴國使臣黑田清隆之來請通商也益鉉嘗抗疏斥之益鉉於此時非不知文鄰修好之為美事而貴國反覆不可信之情狀則益鉉獨知之故預憂而言之耳然天下之大勢既與古有異而東漸之西勢有不可以獨遏則必須韓清日三國相與為輔車唇齒而後可以全東洋大局者不待智者知而益鉉亦深望於是故雖不能以貴國為必信而

亦不欲為已甚以徒傷兩國之和氣是以屏廢二十年絕口不言時事矣及覩近年貴國所為多無信無義然後始知愚見之不至甚差而又知貴國今雖強大終亦必亡而東洋之禍無有已時矣今且先言貴國棄信背義之罪然後次及貴國所以必亡東洋之禍所以無已之故可乎益鉉謹按我開國四百八十五年丙子我大官申樞尹滋承與貴國使臣黑田清隆井上馨會我江華府議約其第一款有曰朝鮮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嗣後欲表和親之實須以彼此同等之禮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宜先

將從前爲交情阻塞之患諸例規一切革除永遠信  
遵又按開國五百四年乙未清國使臣李鴻章與貴  
國使臣伊藤博文會于馬關議約也其第一款有曰  
朝鮮獨立自主兩國認明不可毫有侵越貴明治三  
十七年日俄宣戰詔亦有韓清兩國維持平和之句  
又貴國對俄國違反國際公法通牒列國辨明書亦  
曰元來韓國獨立土地主權之保持者戰爭之目的  
又派遣使臣于歐西說明戰爭之起因亦曰鞏固韓  
國獨立由此觀之前後三十年之間凡貴國君臣所  
以信誓於敵國聲明於天下者何嘗不以不侵我土

地人民不害我獨立自主爲擔負哉抑天下列國亦  
何嘗不以韓日兩國唇齒之邦而知其相保相持無  
相侵害也哉然而貴國所以行凶施暴於敵國者則  
日甚月甚棄信背義無所不至向云朝鮮國獨立自  
主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者今焉奴隸我矣向也與  
俄相戰也爲韓國獨立土地主權之鞏固矣今焉爲  
韓國獨立土地主權之奪去矣向也爲不相侵越猜  
嫌而信誓丁寧矣今焉專事侵奪起我二十萬人之  
讐心而皆使之坐不向東矣向也爲條約之不須變  
革以爲永遠信遵永遠相安之資矣今也變革條約



不信導不相安以欺天欺神而又欺天下列國矣請  
有以證之甲申竹添進一節之亂劫遷我 皇上殺  
戮我宰相其棄信背義之罪一也甲午太鳥圭介之  
亂焚掠我宮闕奪取我財物毀棄我典章文物名稱  
獨立我國而異日攘奪擄取之基實肇於此其棄信  
背義之罪二也乙未三浦梧樓之變弑我 母后為  
千萬古所無之逆而專事掩覆逋逃之賊曾不一個  
縛送其大逆無道非直棄信背義而已罪三也林權  
助及長谷川好道之來駐我國也其脅迫劫奪之事  
指不勝擣而舉其最大者則各處鐵路之敷設而京

義鐵路則初不知照恣意為之以至漁採蔘圃之利  
礦山航海之權凡一國財源之所出之大者皆無遺  
奪去其棄信背義之罪四也稱以軍事上則強占土  
地侵虐人民掘墓毀宅者不知其數稱以勸告政府  
則持我人鄙陋悖襍之類強請授官賄賂公行醜聲  
狼藉其棄信背義之罪五也鐵道也地段也軍律也  
在用兵時則或可藉稱軍用而施之矣今用兵已休  
而鐵道焉不思還付地段焉依舊占奪軍律焉依舊  
施用其棄信背義之罪六也誘我賊子趾躔勒為議  
定書使我國權凌替而其中如大韓獨立及領土保

全云者置而不論其棄信背義之罪七也摺紳章甫  
之前後陳疏者皆自告吾君自忠吾國者而輒加捕  
縛拘留經久至於危殺之而不釋是欲鉗制忠口抑  
遏公論惟恐我國勢之或振其棄信背義之罪八也  
誘我悖亂如盜賊東學之類名曰一進會以爲之俵  
鬼又教爲宣言書藉以誦之曰民論其爲國民義務  
如保安會儒約所者則極以治安妨害百方沮戲捕  
縛拘執其棄信背義之罪九也勒募役夫牛鞭而彘  
驅之少不愜意輒殺之若刈草菅又誘集愚民潛買  
於墨西哥使我民父子兄弟含冤抱讐而不得報受

虐瀆死而不得還其棄信背義之罪十也勒奪電郵  
兩司自握通信之機關其棄信背義之罪十一也勒  
置顧問官於各部自食厚俸而專爲亾我覆我之事  
如軍警之減額財賦之攬取最其尤者其棄信背義  
之罪十二也勒使借款一之再之名爲財政整理而  
新貨之色質輕重與舊貨無異者只倍其錢數而已  
則自取厚利而枯竭一國之財又以不能通行之紙  
片強名之曰元位貨又虛名借款而預取利息虛名  
雇聘而預食厚俸務欲吸我精血只餘朽殼其棄信  
背義之罪十三也昨年十月二十一日之夜博文權

助好道等率兵入闕環圍內外威脅政府勒構條約  
自呼可否奪印擅調移我外交置其統監使我自主  
獨立之權一朝失去而猶諱其威脅之說欲塗萬國  
之耳目其棄信背義之罪十四也始則只言外交之  
監督終則專管一國之政法所屬之官至於許多使  
我搖手不得動輒恐喝其棄信背義之罪十五也近  
又作為移民條例勒迫請認則乃欲行其易人種之  
毒謀而顯使我民之靡有子遺其棄信背義天地所  
不容之極惡大罪又十六也嗚呼貴國棄信背義之  
罪寧止於此而已此特舉其大槩耳然試以此十數

罪者準諸江華馬關等條約及通牒列國說明戰爭  
諸書其反覆無狀狐欺狙詐者果何如耶吾韓數千  
萬人心果能無憾於貴國以爲是支持我輩固我耶  
抑將痛心疾首胥吟三戶之謠而誓欲一踏平全島  
耶貴國每以吾 皇上陛下播遷俄館未免有憾情  
然吾 皇上陛下親遭 坤宮之凶禍其日夜驚懼  
煩惱者果何如哉且况逆賊之輩挾藉貴國之勢使  
吾 皇上手足無所措而不知何時更有何樣禍機  
則豈可坐待其變而不思變動耶此乙未年二月二  
十八日之舉所以出於萬不得已也然則當時事機

之不能不變皆莫非貴國之罪也尚復致憾於我耶  
然以東洋大勢之故向於貴國戰俄之役敵邦士民  
皆懼迎貴國之師而無懼心矣及貴國全勝而歸而  
益肆凶暴使敵邦人民皆未免魚肉之慘假令俄勝  
而東洋遂亾敵邦之禍何以加於今日乎今敵邦之  
民人人皆知必死無生必亾不存之故則等死亾耳  
與其屈首下心被逼受壓而終亦不免於死亾也寧  
可無一奮拳一叫聲之氣乎且魯連一士耳猶恥帝  
秦之議蘓秦說客耳尚愧牛後之名况吾韓三千里  
民衆乃先王先賢四千年禮義服習之餘裔耳豈肯

甘心奴隸於讎國之下而欲丐一日之生耶且天下  
皆知俄人之不忌貴國早晚更有東搶之舉者愚夫  
愚婦之所共說也當此時也雖吾東洋三國鼎足而  
立各蓄完力而待之猶恐不能保全况相猜嫌怨怒  
未免同室相讎而抑歐西列國亦豈如貴國之輕淺  
者哉全無愛黨之心而一任貴國之跳踉無憚也耶  
如此則貴國之亾可翹足以待而東洋并亾之禍亦  
不日而至矣由此言之貴國又烏能免首禍東洋之  
罪乎愚故曰貴國雖強終亦必亾而東洋之禍無有  
已時也誠爲貴國計莫如亟反其本而已反本之道

又莫如守信明義而已守信明義當如何亟以此辭書上奏于貴皇帝將以上所列十六大罪盡行悔改罷收統監召還顧問及司令官更派忠信之人為公使更以此謝罪于各國俾勿侵害我獨立自主之權使兩國果真永遠相安則庶乎貴國有全安之福而東洋大局亦可以維持矣若曰不然則福善禍淫乃天道之昭昭然者也今貴國所為其不與齊潘宋偃異者幾希則設使向後禍敗不如上所云云者貴國亦惡能自免於亾乎益鉉雖不識時勢其於忠國愛人守信明義之道講之熟矣目見國家人民之禍至

於罔極而惟恨不得其死所者久矣不幸不死於昨春之辱而又見昨年十月二十一日之變則義不可為他國之奴隸而苟且偷生於天地之間矣即與數十同志約決共死將與疾上京與博文好道等一遭說盡所欲言而死矣乃士民之願與同死者又有若干茲先披露心腹作為此書以付于貴公使館使之早晚轉達于貴政府蓋不惟為敵國謀而亦為貴國謀不惟為貴國謀而亦為東洋全局謀幸希照亮

倡義檄文

嗚呼亂賊之變何代無有孰如今日逆魁夷狄之禍

何國不然孰如今日倭虜即當舉義不在多言惟我  
朝鮮箕聖舊疆堯封東蔽自 太祖以來列聖相繼  
尚孔子之道羣賢迭興君君臣臣彝倫敦敷尊尊貴  
貴禮文宣朗家仁義而戶孝悌莫非崇儒重道之心  
信甲冑而義干楯皆有親上死長之志民俗皞皞無  
愧三代之隆文物彬彬久稱小華之美一自邪教入  
中國遂至四海腥羶獨有我邦處東隅得保片土乾  
淨可謂剝果不食誰料坤水方堅惟以頭上一髻之  
存獨為天下衆矢之的噫彼日本之賊寔我百世之  
讐壬辰肆凶忍說 二陵之禍丙子修好徒媒外夷

之窺媿盟之血未乾脅迫之患旋至凌踏我 宮禁  
保育我逋逃壞滅我倫常毀裂我冠冕賊弑我 國  
毋勒剝我 天王奴隸我大官魚肉我衆庶掘毀我  
塚宅占奪我土田凡繫我民命之資孰非彼掌握之  
物此猶未足去益生心嗚呼去十月之恥為寔是前  
萬古之未有一夜間片紙勒印五百年 宗社遂亾  
天地之神為之震驚 祖宗之靈為之傷盡舉其國  
與讐國之址鎔賊寶吾東萬世所同仇弑其君犯人  
君之伊藤會宜天下列邦必共討世臣喬木正是子  
房報仇之時王室至親蓋思北地背城之義秀實之

笏宜擊朱泚之顏景卿之緋詎榮祿山之賜遭變已  
爲屢月致討絕無一人君臣豈能獨存國破民豈  
能獨保哀此堂上之雀類諸釜中之魚等是胥淪何  
不一戰且與其生爲讎人之役曷若乎死爲忠義之  
魂益鉉年迫病深才微力薄寸丹未効縱有俘獲之  
羞一息尚存難忘報復之意雖然大厦傾圮豈獨木  
之所支孟津奔頽非拳土之可塞入市右袒必有從  
於王孫舉兵西誅孰敢攻於翟義凡我宗室大臣公  
卿文武士農工賈吏胥輿僮修我戈矛一乃心力殫  
滅逆黨食其肉而寢其皮殲剿讐夷絕其種而擣其

穴無往不復措國勢於泰磐轉危爲安拯人類於塗  
炭所恃師直母畏敵勅茲軫馳勗共濟

再檄文

嗚呼主辱臣死誓新膽之莫忘地坼天傾痛巢卵之  
俱破敵王所隳與子同仇惟我國家聖繼神承河清  
海晏家絃戶誦庶幾揖讓殷周義禮禮干可以槌撻  
秦楚久免兵革之慘息浹髓膚儼成磐泰之安手捍  
頭目奈此環海之域不幸與倭爲鄰上自三韓以來  
幾被無名之犯中經二陵之辱尚忍必報之讎羈  
縻示容彼亦汙可休矣谿壑無厭今復胡爲來哉蓋

其狡焉之謀已皆昭然莫掩綱淪法斃容納噬主之  
徒海咽山嘖馴致弑 后之變誘我以開雍朶黑罔  
非掩耳盜鈴要我以墜荒航河所謂舐糠犯米戎備  
盡撤衛社稷者何人財源又枯殆民國之同斃改頭  
換面愈出愈奇拊背扼吭不奪不壓遂至昨冬之犯  
闕竟有半夜之劫盟爭一間於青衣是可忍也臨萬  
乘以白刃安用約為全局盡輸撫全甌而妻黯虛器  
徒擁指銅駝而汎瀾然此蛇豕之逞凶實由狐鼠之  
輸款故欲紓夷狄之禍宜先嚴亂賊之誅今夫世所  
稱五賊者國之將亾妖孽必有人而無恥禽獸不如

或王室懿親痛癢與共或世臣巨閥休戚攸關而乃  
句踐沼吳鬼泣伯嚭之譖兀木愚宋天降秦檜之姦  
食肉寢皮難洩率土之憤褚宮夷族未贖滔天之辜  
嗚呼九廟震驚逝不血食萬姓波蕩將為俘囚時耶  
命耶舉切淪喪之痛國耳公耳誰殫補浴之忱益鉉  
白首餘生丹心未泯父母有病不進藥決非人子之  
情天地之間無所逃粗聞君臣之義對新亭之風景  
老淚無從吊汨羅之衣冠徒死奚益肆於就木之頃  
毅然鳴鼓而興楚戶雖三鑿鑿南公之識漢賊不兩  
斷斷北征之師招鄉兵而合京兵風雲動色誅內賊



而除外賊天日重明雖然獨力難支所賴氣力而聲  
應衆心齊奮自然拉朽而摧枯凡我學士大夫以及  
臺輿下賤樂其樂而利其利於乎不怠敗則敗而成  
則成非所逆覩同舟以濟助一臂於是疆杖鉞于征  
爭北首而死敵凜凜綱常之重未有義而後君焯焯  
尊攘之功期以身而殉道庶竭臣節敢告師期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